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三

嘉靖八年七月甲午朔時享

大廟 世廟 陞福建都轉鹽運使黃宗明為先



初京師民張福訴其母為里人張柱所殺東廠以聞下刑部坐柱死不服而福之姊與其鄰皆證為福自殺之也復命刑部郎中魏應召鞠之罪改坐福而東廠執奏語連法吏 上怒以應召擅出入人罪命三法司及錦衣衛鎮撫司逮問且覆按其事都御史熊浹謂應召已得情議如初上意決徇情曲護褫浹職下應召與柱等皆拷訊侍郎許讚以下皆惶恐謝罪工科給事中陸粲言獄者天下之大命

也一成而不可變故聖王慎之今張福之母之死自東廠
錦衣衛訊則罪在張柱為鬪殺人絞自法司訊則罪在張
福為子殺母凌遲夫殺母大惡凌遲極刑 陛下疑而慎
之是也然近從法司會審自福之親族鄰里咸證逆狀而
其妙痛憤法於至情決等既擬此定獄猶未敢決請再會
審蓋慎之至矣宜令拘集證佐隔別審問參互考驗則殺
人之獄必有所歸而乃蒙嚴譴總憲大臣且不免其餘誰
敢自保如近日會審侍郎許讚則噤不發言少卿曾直諛
辭附和侍郎聞淵寺丞簡霄俱辭疾不出此無他人務自
全也且東廠錦衣衛詔獄所寄兼有訪察之威人多畏憚

一有所逮法司常依案擬罪心知其寃不敢辨理而今敢
與之爭者實恃 聖明在上能容臣子守法故也 陛下
獨奈何詰責之深哉風紀大臣議獄一不當意斥而去之
若胥吏然無乃傷國体乎臣又恐法吏以決為戒無所匡
正弘治時郎中丁哲辨樂工之獄 敬皇帝不以為然因
罷哲有小吏徐珪為哲訟 敬皇帝輒召哲還並珪錄用
之帝王之盛節如此臣願 陛下霽威嚴降溫旨令讚等
虛心研問則守法者無所顧忌而刑罰清矣 工科給事
中劉希簡亦上疏曰獄情幽隱聽之實難今詔辭嚴切臣
恐群臣妄意風旨所當不實則群臣之罪愈深夫部院廠

世廟實錄 卷一
衛俱為一體秉公為國則無異同願明勅在庭俾勿疑忌
勿主先入之說勿執一人之見務平其心以得其情庶幾
罪人無誤入之寃而國是明大臣無觀望之過而國體重
矣 上大怒以會問未報祭等妄言俱下錦衣衛拷訊其
後讚等竟以原擬以張枉抵死應召及干證俱發邊衛充
軍杖福之姊百謂浹嘗贊議大禮姑令革職閑住 乙未
兵科給事中孫應奎上疏曰臣惟圖治在於知人知人當
自輔臣始蓋輔臣毗大政叅庶務必忠厚鯁亮純白堅定
者乃可任今大學士楊一清雖練達國體而情多尚通私
其故舊此可與諮謀難獨任也張璁學雖博而性偏傷于

自恃猶飭勵功名當抑其過而任之至於桂萼以梟雄之
資鴛鴦之性作威福而沮抑氣節援黨與而暗後言官大
私親故政以賄成勢侵六官事多沮撓上負委任而下貽
隱憂使天下敢怒而不敢言特 陛下未之察耳幸鑒別
三臣為人之實以為委任去留之舉疏入 上曰一清舊
德宿望朝廷倚毗近者屢疏乞休朕未之許其安心辦事
總務同寅協恭不冝偏執自恃萼建言大禮多效勤勞既
專恣大甚其洗滌宿過以體朕懷以全君臣終始之義俱
視事如故已而一清又上疏求去言臣等謀議政事看詳
奏牘協心之見固多齟齬之患不免或陽諾陰阻莫測其

端或心知其非力不能奪低回遜避多負包荒負國之罪
實在於此 上諭之曰卿輔導元臣高年博學敷歷中外
練達政體屢疏乞休朕已慰留鴻臚寺具再往諭朕意趣
出供職卿宜展布忠誠盡心輔導秉公持正以為率先庶
副倚毗之重慎勿再辭璉等亦各自陳 上諭璉曰卿性
資剛速或傷於適宜思所以濟者以協恭輔朕贊理化機
豈可因言求退諭璉曰卿質任寬迂因致物論宜加修飭
以副眷任有疾善加調理稍愈即赴閣其勿辭 丙申陞
南京兵部右侍郎萬鏜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以旱
灾免陝西臨洮鞏昌二府所屬州縣及蘭河等衛所稅糧

有差 以虜住牧威寧海子命宣大邊臣以所貯銀鹽分

發要害城堡召商上納糧芻 丁酉 仁孝文皇后忌辰

奉先殿行祭禮遣恭順侯吳世興祭 長陵 先是上從

言官請停止雜泐工役工部移文停浙江蘇州織造而緊

要 上用袍服依錯混停太監吳勳以為言 上以袍服

非襍泐工役比切責工部朦朧停止命尚書劉麟自劾因

責其欺慢勒令致仕原任侍郎何詔及營繕司官俱奪俸

五月 巡按浙江御史王化言兩浙鹽運司行鹽之地盡

浙省及蘇松常鎮徽州廣信州縣一百二十有五今商所

便者獨三十六處耳其他商不樂往故私鹽日滋臣謂商

所便者無論已其餘不通官鹽處所宜許土商自買鹽斤不拘開報多寡出給官票量取稅課執照發賣銷繳類解運司以接邊儲有攙越官鹽地方者以私鹽論巡捕等官交通販賣者坐如律如此則所在皆官鹽私販者不禁自止戶部善其議請從之因言諸商所以困者以開引日為費既多又或御史掣放不時委官避嫌閣誤故困日甚宜令諸邊開中本色毋折銀毋勸借毋加罰仍行巡鹽御史依時掣放毋得稽阻月稽通塞用示勸懲所司有避嫌推托坐困商人者劾奏處治得旨如議行 上以孟秋時享陪祀者少命禮部查叅奪恭順侯吳世興等二十六人祿

俸三月復以御史不行糾舉奪盧問之等四人俸一月戊戌靖江王邦寧以祿米本折兼支供應不足乞金支本色不許 已亥大學士楊一清復上疏曰臣年七十有六過大夫致仕之期久矣一宜退登第拜官五十八年回視同列之臣無一在者乃至門生親舊亦復淪謝殆盡而臣獨偃然班行來日能有幾何二宜退少患日疾老而增劇尪羸之軀漸成痿癱內閣非養病之地輔導非苟容之官三宜退自知甚明豈待人言且性素踈直難諧俗好今之持論者多尚紛更臣獨勸以安靜多尚刻削臣獨矯以寬平欲變法臣謂只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如省事用人則

謂才難當惜新獄則謂罪疑惟輕凡若此者其迹誠類乎
通而公是所在未嘗敢撓因事納忠有懷必盡此惟 陛
下知之非外臣所及知也君臣之間恩猶父子伏望矜其
愚不錄其罪憫其老俾遂其私 上答曰卿屢懇辭已有
旨慰留謀身者如是未見謀國者如何豈愛朕不如愛身
也宜即出供職副朕眷注之意一清聞命惶懼不敢復為
辭避以尚疾乞免陛謝之并免外班行禮 陛翰林院修
撰季方為河南布政使司右叅議 庚子陛右春坊右庶
子方鵬為南京太常寺卿陛河南布政使司右叅政陶諧
為本司右布政使 壬寅時浙江盤石衛有逃軍四百餘

人以扣支月糧倡亂執縛主簿脅逼通判本府即動官銀
三千餘兩給散巡按御史王化以聞因言先是江陰盜侯
仲金之亂殺官兵二百餘人支解主簿殺百戶一人請罪
諸失事者以為曠職之戒兵部言仲金之亂守臣無言殺
官者盤石逃軍之變所繫尤重宜下所部覓其事得旨江
陰盜情令直隸巡按監察御史作速勘報巡江都御史嚴
督所司併力緝捕似前怠慢坐視者以名聞浙江巡按公
同三司查勘盤石衛逃軍因何致變必有主謀倡率之人
務訪實拏究不許濫及無辜其守巡府縣掌印管糧備倭
把總等官有無激變通同情由一併追究 癸丑陛工部

右侍郎蔣瑤為本部左侍郎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蘇民為右侍郎原任巡撫保定等府右副都御史林廷楫為南京兵部右侍郎以旱災免山西行都司所屬衛所并大同府所屬州縣夏稅有差甲辰命兩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撫按官用心詢訪才行老成繫時望者從公各舉所知吏部遇有相應負缺酌量舉用毋避嫌推托亦勿徇情濫舉後吏科都給事中劉世揚請也乙巳刑部左侍郎許讚右侍郎聞淵大理寺左少卿曾直以會鞫張柱獄為給事中陸粲所劾乞罷不許丙午時陝西鎮臣以主客兵馬糧餉不繼請如節年事例發內帑開引鹽及催江南

拖欠京庫折銀會計撥派務足歲支外仍存贏餘以待災歉戶部言陝西主兵歲用則總八郡諸衛之租入盡以給之又京運年例銀兩往年以災部議處補存留起運又十萬餘兩若客兵支用則今年所發官銀先後凡二十五萬矣廼鎮臣尚有是請蓋以不完徵稅糧不力追逋欠無以資主兵而以客兵之食食之不知彼奉何明文而擅費客兵之資也今既告匱請發五萬副都御史劉天和於要害城堡糴買本色專備動調人馬仍責問前銀令之處補有旨責讓鎮臣擅動客餉令督餉都御史劉天和覈實以聞以大虜在套姑准發帑銀十萬兩給之丁未改南京

刑部尚書何詔為工部尚書詔疏辭許之 南京戶部右侍郎楊果以母年九十乞終養許之 大學士桂萼再上疏乞休曰臣感 陛下恩赤心圖報故凡舉劾大臣承襲封爵罷兵息民去汰去甚一切大政莫不詳論極辯意見之偏難保必無至於徇私黷貨背公樹黨則皇天后土實所共鑒但所入告者一於休養生息不合同列之議者多矣臣又思 陛下堯舜之主赫然大有為百官有司爭欲自効今有百餘年宿弊一旦悉請釐革之者此廷臣建白該部議擬 陛下裁斷臣何所與而弗便者乃側目切齒陰嗾於衆曰某事某建明也某人某擯斥也搖動群情交

構飛語文致以近似之迹傳會以曖昧之言臣拙於謀身不知形迹之可避踈於接物不知背面之不同禍機藏伏待時而發猶且抗直任愚曾不覺悟今言者果以輔臣專恣獨歸臣身以此為罪臣復何辭至謂臣能使天下敢怒而不言則臣實恐懼循省莫知其何所指也臣何足惜獨上累知人之明傷國大體死有餘辜乞許臣去生免顯戮死得令終幸甚 上曰卿讀書見理但所行事亦須共協商議勉循公論合於事情庶前日之忠不為自負不必深辯病痊即出供職以副朕任甚用之意 戊申中元節遣駙馬都尉鄔景和長寧伯周大經昌化伯邵杰分祭 七

陵儀賓周鉞祭 景皇帝陵寢駙馬謝詔祭 悼陵皇后陵 提督海子太監孫端疏乞優免海戶雜差戶部言海戶多敷實故 先朝斟酌每戶優免三丁載在會典近者畿輔之地灾傷頻仍差徭浩繁奸民往往投充陵墳匠校選收將軍勇士影射偷閑避重就輕偏累良民根本之地深為可慮海戶優免止宜如故且當論諸投充影射者罪以警將來報可 大真人張彥頤遣其屬十餘人稱采取遺經供器進上乘傳詣四川雲南諸省復以玉帶蟒衣遺鎮守官巡撫雲南都御史歐陽重言其擾害夷方惑眾罔利請治之 上命江西巡按查訪具奏而以重疏差寫尊

號字樣詰令對狀 庚戌南京戶部尚書王承裕以公事

赴京至天津有疾回籍為史料都給事中劉世揚所劾

上以承裕不諳禮體令致仕 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等遣

使貢玉石方物賜綵幣金織衣絹疋有差 辛亥 太宗

文皇帝忌辰 奉先殿行祭禮遣安仁伯王桓祭 長陵

壬子陞陝西左布政使成文為太常寺卿提督四夷館

癸丑禮科給事中王準劾大學士張璫所舉通州叅將

陳璠桂萼所舉御醫李夢鶴皆私人宜罷斥且乞戒璫萼

勿私偏比以息人言 上命所司查奏初萼乞休未允至

是璫復稱疾 上曰卿素忠謹簡在朕心準所言已令查

奏卿不必辯不得因是推避負朕所托已而禮兵二部言
夢鶴以考選璠以薦用俱非有所援 上置之仍命所取
醫士恐未精太醫院更考以聞毋有所避 乙卯大學士
張璠以旬日間兩遭論劾再疏乞休曰三讓而進一辭而
退大臣之道也今為大臣者能書百忍甘受萬辱假恩僚
屬以結其心納交科道以滅其口卒之大道不行公議不
立有少自樹者則群謗叢至始臣議禮時言者無慮數百
章所以甘犯衆怒而不忍去者為典禮之未成也今 聖
孝以遂臣宜去矣人雖無言猶將愧之况有言乎 上曰
卿學博才優忠誠素著朕所簡任非止以議禮一端且父

子天性方朕冲年寡昧為人所欺 皇天垂鑒俾卿開朕
心志贊成大禮即以此用卿亦朝廷報功之公典未為害
也卿其勉盡輔導之職匡朕不逮不允辭 丙辰陞陝西
按察司副使汪珊為浙江按察使山東按察司副使田登
為河南布政使司右叅政 賜光祿寺卿吳大田母林氏
祭葬大田以藩邸講讀有勞故從其請 增設雲南都司
守備指揮二員一守備安普臨元二道一守備金滄洱海
二道 丁巳巡按直隸御史魏有本言頃有詔停止蘇杭
織造待豐年舉行已又命織造官不必取回臣揣 聖意
蓋以工役宜停特官不可罷耳廼太監耿隆猶督徵糧價

催償工程是已停復徵方罷即舉前_後皆馳上違德意下失
百姓心今蘇松諸府災傷薦至乞仍前詔停止為便詔如
前旨 戊午吏部覆南京科道所薦舊臣如尚書羅欽順
秦金趙璜皆耆德宿望久孚士論宜及時起廢其次則副
都御史王蓋張雲亦可叙用其次則尚書顏頤壽副都御
史劉文莊侍郎孟春劉玉王啓大理寺卿楊沐太僕寺卿
汪玄錫俱以大獄褫職而侍郎鄭岳則嘗招物論宜用與
否皆請 上裁 上曰奏內各官皆非可用之人惟張雲
謹厚准候缺推用餘悉罷之 時浙江温州有海賊之警
有逃軍之變直隸有侯仲金之亂兵科都給事中夏言上

疏曰今三亂並起漸不可長誠宜上厓廟謨不當泛言下
督責之旨移查勘之文而已也且浙直財賦之區鎮江常
州江淮之咽喉留都之甸服儀真瓜州又漕運之門戶朝
貢之通衢也賊熾則東南不得安枕矣請添設巡視浙江
等處都御史一員假以督軍重推兼制鄰境以遏狂亂專
設鎮守江淮總兵官一員駐瀕江要會之所凡沿江守備
備倭等官俱聽節制以弭意外之虞 上深納其言即命
吏兵二部會推才望謀勇文武大臣二三人以請 錄故
南京尚書邵寶子煦為國子生寶屢乞休未考三載績例
不得廢以其文學聞望特予之 以大學士張璁疾遣醫

就視賜米酒蔬肉 時有發 孝陵旁古墓者南京科道
官以聞 上諭刑部曰陵寢禁山何乃不謹巡護縱人樵
採以致掘發古塚其命南京法司逮問守護指揮并巡
捕守把內外官校若宜緝捕及掩埋者南京禮部會官看
議以聞於是刑部叅劾南京守備魏國公徐鵬舉南和伯
方壽祥南京兵部尚書王憲 上責鵬舉壽祥對狀以憲
任事未久貫之 庚申致仕少保兼太子太保都察院左
都御史陳金卒賜祭葬如例金湖廣應城縣人成化八年
進士授直隸婺源知縣選南京山西道御史歷陞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南京戶部右侍郎都察院右都御

史總督兩廣軍務轉左都御史陞南京戶部尚書改左都
御史以母憂去任尋以江西盜起奪情起復總制江西等
七省軍務盜平加太子少保乞終喪又加太子太保仍總
督兩廣軍務以軍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掌院
事正德十六年病乞休給驛歸至是卒金有幹局駁歷中
外四十餘年及卒家無餘資士論許之 兵部言頃言官
及南京禮部尚書劉龍皆薦閑任右都督馬永謀勇可用
請畧其狂妄叙之報可 辛酉太師兼太子太師定國公
徐光卒賜祭葬如例謚榮僖光祚永寧之子弘治十七年
襲父爵正德五年提督營務掌前軍都督府印錄寧夏平

逆功加太傅正德十五年調中府掌印奉勅知 經筵兼
修 國史加兼太子太傅 武廟實錄成加兼太子太師
恭穆獻皇帝實錄成加太師兼太子太師至是卒禮部叙其
久效勞績行已無過宜賜謚許之 兵部言故提督兩廣
軍務都御史韓雍勲庸茂著傳播人口先已立祠致祭頃
以言官之請錄其後量授在京文職臣觀雍與都督趙輔
同功一體而運謀設策功實過之知縣陶魯所獲軍功皆
雍指授其勞勲實與先尚書王翱埒今趙輔子孫世承伯
爵魯翱之後皆襲錦衣而雍之子孫曾無延賞請從言官
之所建白及其孫勲之所陳乞得比翱例庶答其功不允
癸亥兵部言頃者伏奉詔書以前詔查單冒濫軍職恐
奉行大過一槩混革無以勸勇士心令臣等覆議謹擬宣
府撫按會勘萬全都司宣府等衛官旗應減單降級行查
者四百二十八人列名以請 上從所擬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三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一百四

嘉靖八年八月甲子朔陞山西按察使周叙為陝西右布政使南京太僕寺寺丞韓邦奇為山東按察司副使山東布政使司右叅議陸杰為陝西按察司副使 朝鮮國王李懌遣陪臣刑曹叅判李函進方物及馬慶賀 中宮千秋節賜宴賞如例 以虜賊近邊調揚威營都督同知楊鎮於效勇營令揀練兵馬有警聽用 以斬獲套虜功賜勅獎勵總制尚書王瓊仍賚以銀幣遊擊梁震把總孫仁副總兵趙鎮皆賜賚有差餘獲功并陣亡官軍令巡按御史覈實以聞 乙丑以南京兵部尚書王憲為都察院左

世庫寶鑑 卷一
都御史太子太保如故初左都御史負缺會推者再上
皆不允至是乃推憲及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萬鍾總理
河道工部右侍郎潘希曾 上特命憲仍詔吏部遣官取
赴任 提督兩廣侍郎林富上言邇者詔下廣東採珠臣
聞 祖宗時率數十年而一採未有隔兩年一採如今日
者也蓋珠之為物也一採之後數年始生又數年始長又
數年始老故禁私採數採所以生養之也自天順年間採
後至弘治十二年方採珠已成老故得之頗多至正德九
年又採珠以半老故得以稍多至嘉靖五年又採珠尚嫩
小故得之甚少今去前採僅二年珠尚未生恐少亦不可

得矣五年之役病死溺死者五十餘人而得珠僅八千八
十餘兩說者謂以人命易珠今茲之役恐雖易以人命珠
亦不可得矣今嶺之東西所在饑民告急申訴紛紛盜賊
乘間竊發廼復以採珠坐派府縣恐民愈窮歛愈急將至
無所措其手足而意外之變生矣臣聞內庫尚有扁小餘
珠猶可備用未至甚乏如少俟數年池蚌漸老民困少蘇
徐取而用之其於愛民之仁用物之節似為兩得疏入報
如前旨採辦進用無得遲誤 詔發太僕寺寄養馬一千
匹給大同無馬官軍後都御史蔡天祐請也 丙寅陞湖
廣按察司提學副使許宗魯為太僕寺少卿 丁卯遣大

學士桂萼祭先師孔子 陞四川按察司副使胡東臯為
山西按察使兵部車駕司郎中查應兆為山東布政使司
右叅議 先是南京戶部右侍郎楊果言奉旨一應錢糧
俱差委科道官監收查理通行歲報查得南京錦衣等衛
三十六倉中和橋等三草場并 孝陵神宮監御馬監內
官監酒醋麩局光祿寺神樂觀犧牲所收放錢糧除原有
巡視御史并本部委官仍添差給事中一員五府六部都
察院大理寺國子監通政司諸衙門收受俸糧亦另差科
道官各一員監視其外承運庫并甲子等九庫舊有科道
巡察若內承運庫供用庫等監局無官監督宜併行視九

庫科道一體監督歲終造冊奏繳戶部覆上得旨如議行
內承運庫免查盤 戊辰刑科給事中戴儒言頃奉明詔
令兩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撫按官詢訪賢才各舉所知旬
月以來竟無一人應詔者豈真無一人可舉也但人情徇
於故常以為循資計俸叙甲問年延邇來官人之法或有
所舉未必盡諧眾口所舉雖賢未必能破格登用甚則忌
人者多有僨逼之嫌自固者恐致朋比之謗百慮橫生相
視莫敢先發耳請申前旨嚴立限期內外三品以上無庸
薦議已惟四品以下內寺丞郎中員外給事中御史等官
從在京堂上官薦舉外副使叅議運使僉事知府同知知

州等官從兩京科道及撫按薦舉多者十餘人少者亦不下三四人凡被五人以上同薦者即時擢用三四人同薦者留被采訪一二人同薦者如常遷轉廢格者罰無貸如是則各舉所知而豪傑之才咸得舉用矣疏入 上曰舉用人材屢有旨令兩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撫按官詢訪論薦何通不遵行宜照前旨用心諮訪果有才識優異堪以任重者不拘資格從公舉薦吏部遇缺酌量奏請簡用不許避嫌推托 庚午改南京工部尚書章極為工部尚書初吏部以工部尚書負缺會推者再皆不當 上意乃特用極 陞湖廣布政使司右叅議崔桐為本按察司副使

提調學校

復差兩直隸及各省清軍御史災傷重者仍

暫停止俟歲豐舉行

辛未改國子監祭酒魏校為太常

寺少卿校本以大理寺少卿改祭酒及是以經筵進講不

稱旨詔吏部改用

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孫元為四川按

察司副使禮部祠祭司員外郎周佐為湖廣按察司僉事

壬申起原任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張雲為戶部右侍

郎 癸酉

萬壽聖節賜百官節錢免宴 孝慈高皇后

忌辰祭

奉先殿

陞都指揮使崔文署都督僉事充總

兵官提督上下江防巡捕盜賊初兵科都給事中夏言等

言鎮江等處盜賊縱橫沿江兵力單弱全無備禦乞專設

鎮守江淮總兵官於瀕江要會處所駐劄付以捕討之責
上是之令推素有才望謀勇者二三人簡用兵部覆言南京
故有武職大臣專管操江兼理巡捕事權原重防禦江洋
正其職守止緣勅內開載不專內有掣肘之嫌外無節制
之權徒雍虛名事難責成今既欲添設總兵官所理者皆
操江巡江之事原設操江武職大臣若復仍存恐互相牽
制難以行事宜將見任操江安遠侯柳文專在南京中軍
都督府僉書管事別推一員令其領勅專管操江巡捕
上曰操江武臣仍舊防禦江洋盜賊總兵官如前旨會推二
三人以聞因會推右都督馬永都督僉事楊銳都指揮使

崔文特用文

丙子工科給事中陸燾言大學士張璠桂

萼兇險之資申僻之學曩自小臣贊議大禮象 陛下拔

寘近侍不三四年位至極品恩寵隆異振古未聞雖捐軀

墮首未足以報乃敢罔上行私專權納賄擅作威福報復

恩仇璠雖狠愎自用執拗多私而其術猶疎為害猶淺桂

萼外若寬迂中實深刻忮忍之毒一發於心如蝮蛇猛獸

犯者必死臣請姑舉數端言之尚書王瓊姦貪險惡在正

德間交結權姦濁亂海內罪不容誅而萼受其賂遺鉅萬

連章力薦璠從中主之遂得超用乃為之言曰使功不如

使過瓊雖有過材不可棄昌化伯邵杰本以邵氏養子爭

襲伯爵人所共知而夢受其重賂力為主張竟使奴隸小人濫膺封爵勲戚世胄羞與為伍夢所厚醫官李夢鶴假托進書黃緣授職與居相隣內開便門往來常與夢家人吳從周及序班桂林囑事過錢道路之人皆知之又引鄉人周時望為文選司郎中通同鬻選時望既去代之者胡森森與主事楊麒王激又皆輔臣之鄉里親戚銓選要地盡布私人陞黜予奪惟其所欲夢典選僅逾年引用鄉故不可悉數如原任工部尚書今致仕劉麟其中表親也禮部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轉而徑入內臺南京太僕寺少卿復尚朴由知府朞月而

遂亞卿寺禮部員外郎張啟通律歷而假以結知懷金錢而為人請託御史戴金承望風旨甘心鷹犬此皆夢之親黨相與比周為奸者也禮部尚書李時柔和善進狡猾多知南京禮部侍郎黃綰曲學阿世虛談眩人右諭德彭澤黃緣改秩玷躡清華此皆陰厚於璫而陽附於夢者也諂佞之輩相師成風人心士習敗壞極矣夢等威勢既大黨與又多天下畏之重足屏息莫敢公言其非不亟去之臣恐兇人之性不移怙終之惡益甚將來必為社稷之憂伏望皇上大奮乾剛速加誅竄仍將其心腹及諸阿諛之徒重加懲治庶幾公道昭明人心痛快上覽奏批云朕

昔以大禮未明父母改稱時張璠首倡正議奏聞更復後
桂萼贊議自禮成之後朕授官重任蓋以彼盡心救正忠
誠之故今彼既損失前志肆意妄為負君忘義自取多愆
朕不敢私張璠仍以本職令回家深加省改以圖後用桂
萼單去散官及學士職銜以尚書致仕周時望李夢鶴桂
林吳從周令法司逮問劉麟單去新陞職銜令以原職致
仕不許起用黃綰彭澤等桂萼在吏部所選大小官員除
堪用者弗問但有私厚不堪用者吏部會同該科官從公
查奏定奪李時安心辦事卻杰嚴嵩李如圭羅陸粲既居
言官何不早奏坐觀至此乃却上言非本心之忠也下法

司逮問尋命璠馳驛去 丁丑陞河南按察司副使潘鑑
為四川按察使雲南按察司僉事劉彭年為湖廣布政使
司右叅議 裁革南京通政使司叅議一員太僕寺光祿
寺少卿各一員吏部文選驗封稽勲司官各一員戶部福
建陝西湖廣浙江山東山西河南雲南四川貴州十司員
外郎各一員檢校一員禮部儀制祠祭司官各一員兵部
武選車駕二司員外郎各一員武學訓導一員會同館副
使一員刑部浙江山東陝西湖廣廣西江西河南四川福
建山西十司員外郎各一員雲南貴州二司主事各一員
檢校一員工部營繕等四司員外郎各一員營繕所所丞

一負軍器局副使一負皮作局鞍轡局大使各一負其各局印信事務軍器等局帶管龍江提舉司副提舉一負都察院都事檢校各一負浙江等十三道御史各一負大理寺左右寺副各一負太常寺協律郎贊禮郎司樂各一負天地壇山川壇祀丞各一負光祿寺錄事一負署丞四負監事四負國子監助教學錄各二負欽天監監副一負五官保章正二負靈臺郎二負監候一負司曆一負挈壺正一負司辰一負漏刻博士二負并漏刻科於五官科五府都事各一負府軍等四十七衛知事二十八負烏龍潭倉收糧經歷一負以錦衣等四十九衛經歷兼理兵馬司副

指揮各一負留守左等五衛聚寶等二十一門千戶所吏目一十六負時南京吏部奉詔裁革冗負疏下吏部覆南京九卿各衙門堂上官景泰前止設一負至弘治間每設二負遂為常額按諸司事務不多堂官一負已足辦理但恐遷轉事故新舊不接似宜於戶兵刑三部都察院大理寺事務頗繁者各留堂官二負吏部雖稱事簡但遇考察之期難以他官攝理亦留二負禮工二部俱止留一負且欲革太常寺少卿一負與太僕光祿寺其庶官俱如擬減革上以南京禮部職司慶賀諸禮儀工部職司工作堂上官各仍舊留二負南京太常寺典孝陵并各壇廟

祭祀止留卿一員恐缺時以屬官綜理非尊事神明之意亦如舊設少卿一員 裁革鳳陽府壽州正陽鈔關 戊寅 上勅諭文武群臣朕本藩服以我 皇兄武宗毅皇帝青宮未建上賓之日遺詔命朕入紹大統以奉 天地宗社之祀君主臣民當是時揚廷和等懷貪天之功襲用宋濂安懿王之陋事以朕比擬英宗毒離父子之親敗亂天倫之止朕方在冲年蒙昧未聰致彼愈為欺侮幸賴 皇天垂鑒 祖宗默祐以今輔臣張璁首倡正議忘身捐命不下鋒鏑之間遂致人倫潰為復叙父子散而復完厥功具載匪可泯遺朕念彼等忠於王事授以重職擢居輔導

欲其全君臣始終之義之美柰何璁等自居官以來不思圖終之難頓忘謹始之志自用自恣負君負國所謂事端昭然衆見而桂萼尤之近以言官屢劾朕不敢私論法本當寬諸刑典特從寬貸璁令回家愴悟以資後用萼奪其散官并學士職銜回籍致仕其餘黨分別區處庶幾思之中義之公兩盡焉顧給事中孫應奎王準陸粲居言官之列有耳目之寄既知大臣若斯却乃坐觀至此方行舉劾實非忠愛之本心亦負朝廷之所任應奎首為進言姑免究并陸粲已究外王準也令法司逮問茲特諭爾文武羣臣令咸知朕意璁等罪既不可掩而功尤不可泯内外大

小官負軍民人等毋輒乘此挾私奏擾敢有違者重治不宥尚賴文武群臣協力同心匡朕不逮允近日所行事有未當者俱許條奏更正可行者不許槩陳勿得罔上縱私倣效為事事或敗露法典具在必罪治之爾禮部便行都察院刊布天下悉使知之 錄致仕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吳一鵬孫尚朴為國子生一鵬廕子子孝後中第請補廕許之 庚辰陞翰林院侍講學士許誥為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 辛巳命浙江署都指揮僉事萬表南京大教場坐營 壬午 駕祀山川諸神先是 上諭禮部惟我 太祖高皇帝定嚴祭之條於 皇明祖訓內山

川諸神之祭皆無遺代之者後以出入不便命官行禮今災變多端宜禱於神以祈轉化是年秋祭山川諸神朕欲親往具儀以聞禮部尚書李時等議謹按山川嶽瀆之神皆所謂受命於 天而主佑下民者古先帝王率致慎躬祭精誠昭假是以兩賜時若灾害不生民用大和我 太祖 太宗允山川諸神悉躬致祭未聞遣代嗣後因壇在郊外乘輿一出則有鹵簿大駕之設六軍擁護之勞且越宿而返遂命官行禮今 皇上厲精化理恪謹 天戒憂恤民隱屢形詔旨近因四方災變親出祈禱茲復上稽祖訓欲親祭以期昭假轉災為福敬神恤民誠古帝王之盛

節臣等聞命不勝忻躍竊以舊山川等祭例於中夜行禮
聖駕先一日出郊宿於齋壇祭畢復俟侵晨回鑾計越兩日
方可畢事臣等以為祭有大小禮有隆殺古語有之天子
尊事天地修事山川曰尊曰修輕重較然若祀山川禮儀
與祀天無異非所以明品秩而尊神靈宜祀先農例先
時齋戒至日五鼓 駕出詣郊壇昧爽行禮百官陪從其
侍衛儀從悉依今春祈禱之儀則 皇上祀神之禮既盡
如其在之誠而祀有別簡易中度亦可循以常行垂範百
世議上 上曰祭祀重事不可苟簡祀神之儀須有隆殺
人君事天若事親禮神猶敬長應行禮儀禮部便議擬以

聞於是時等擬上儀注一先期二日太常寺官奏致齋文
武百官各於本衙門齋宿太常寺具祝文前期一日遣官
致告 太廟世廟如常儀太常寺預設祭品香帛於各壇
設 上拜位於壇之殿內錦衣衛設儀衛侍從如視牲儀
至日早 上具翼善冠黃袍御奉天門文武百官除該陪
祀官先詣壇所伺候行禮其餘各具錦繡衣服朝如常儀
太常寺官跪奏請 聖駕詣山川壇 上陞轎百官趨出
午門外東西序立候送 上至壇由東天門入先農門內
降轎導引官導 上入具服殿易祭服少憩陪祀官各具
祭服於壇之東西候立導引官導 上由殿中門入陪祀

官於丹墀內各就班典儀官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導引官
導 上至拜位內贊就位典儀唱迎神樂作內贊奏鞠躬
四拜興平身傳奏百官同樂止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樂
作執事官各捧帛爵跪進于 神位前樂止典儀唱讀祝
文內贊奏跪傳贊百官皆跪讀祝官跪讀訖內贊奏
俯伏興平身傳贊百官同樂作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樂
作執事官各捧爵至 神位前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儀
同亞獻太常寺卿進立於殿內東西向唱賜福昨光祿寺
等官各捧福酒福昨自 神位前至 上前內贊奏跪奏
播圭光祿寺官捧福酒跪進于 上之右內贊奏飲福酒

飲訖光祿寺官捧福昨跪進於 上之右內贊奏受昨受
訖以昨授光祿寺官內贊奏出圭俯伏興平身鞠躬兩拜
興平身傳贊百官同典儀唱撤饌樂作執事官各詣 神
位前跪撤訖樂止典儀唱送神樂作內贊奏鞠躬四拜興
平身傳贊百官同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
饌各詣燎位執事官各詣 神位前跪捧祝帛饌由中門
出內贊導 上少退於 御位之左執事官各捧祝帛饌
詣燎所典儀唱望燎樂作內贊奏禮畢樂止導引官導
上由殿中門出至具服殿易翼善冠黃袍 上陞轎導引官
導至齋宮陪祀官各易大紅錦綉衣服行一拜三叩頭禮

禮畢趨出先農門內南北序立 上陞輦儀衛侍從如前
至午門外儀衛退 上還宮一文武大臣有事故例不該
陪祀者先期各具大紅錦繡衣服出詣壇所於先農門內
南北序立迎候 聖駕祭畢 上御齋宮各官仍同陪祀
官行禮制曰可第先期不必遣官告 廟朕出入必親告
祖考於 內殿迎神送神止用兩拜禮部尚書李時等又議
伏覩會典內載洪武十年 太祖高皇帝祭山川諸神
上親行中七壇禮餘壇以功臣分祀及詳祝文內載月將城
隍等神俱為一通則兩廡六壇俱在祀內似可免分獻又
近年遣官行禮亦無分獻者乞 聖裁制曰祝文如舊兩

廡遵我 太祖欽定典禮東廡遣大學士崔鑾西廡吏部
尚書方獻夫各分祀行禮 駕回作樂如例初 上諭輔
臣楊一清崔鑾茲祭山川諸神儀久不行祭服不宜同郊
社當用皮弁輔臣以神有尊卑則禮有隆殺祭山川諸神
祭服誠不宜上同郊社但會典未嘗開載稽之大明集禮
諸書亦無用皮弁之文然議禮天子之事定制自今以垂
後法亦無不可 上復諭云天子既親祀何必計其服之
重輕輔人因請斷用皮弁既而繙閱內閣所藏存心錄內
載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儀注 皇帝具皮弁服行
禮因上言 太祖高皇帝載之存心錄正與 聖諭相合

聖祖神孫一道非臣下所能仰及臣等檢閱弗備考究弗精責不可辭第百年曠典今日始行宜下所司著之令甲使後世有所遵承制曰可 六科給事中劉世揚等十三道御史張珩等各疏陳罪 上曰世揚等職居言路朕每責令直言往往隱忍緘默比見孫應奎論劾延有此奏本當論究但既認罪姑宥之自今凡有所見務竭誠盡言以副朕求言圖治之意 賜衛輝王彌銘恩紀含春堂詩敬一箴通鑑綱目并堂名師古從其請也 朝鮮國陪臣史曹叅判柳溥等呈言本國祖李旦不係李仁任之後而 皇明祖訓及大明會典所載俱屬仁任已於永樂及正德間

奏請改正俱蒙俞允而迄今尚未行今幸遇重修會典乞為改正禮部以請 上許之詔開送史館纂輯據所陳見國本末言旦初名成桂其先本國全州人二十八世祖翰仕新羅為司空新羅亡翰六世孫兢休入高麗十三世孫安社仕元為南京五千戶所達魯花赤世襲其職元季兵興安社曾孫子春與男成桂避地東還至正辛丑當高麗恭愍王之十年有紅巾賊二十萬眾入境成桂領兵勦賊有功授武班職事時尚未知名恭愍無嗣陰蓄寵臣辛旽之子禍為已子晚多噪暴為嬖臣洪倫內豎崔萬生等所弒權臣李仁任車裂倫萬生于市立禍為嗣其子昌為世

子禍十六年擢成桂為門下侍中時禍遣將犯遼東成桂為副將行至鴨綠江與諸將議不宜得罪上國乃還禍懼遜位于昌昌以洪武二十二年宣諭以偽姓見黜而復王氏之裔定昌君瑤主國事仁任罪竄于外既王瑤又不義國人情怨乃共廢瑤推立成桂成桂請命于太祖高皇帝乃命成桂為王國號朝鮮改名旦云 甲申廣西道御史王化劾奏兵部尚書李承勛王瓊工部左侍郎何詔劉思賢南京禮部侍郎黃綰順天府府尹黎瑄太常寺陳道瀛大理寺左少卿曾直右寺丞葉忠兵部武選司郎中劉景寅雲南按察使張佑僉事樊準皆阿黨懇夢助報恩讎

納賄遷官假作威福巡撫順天都御史汪玉巡撫應天都御史陳祥巡撫雲南都御史歐陽重巡撫延綏都御史蕭淮右諭德彭澤編修張袞皆反覆小人傾陷善類變亂白黑顛倒是非俱宜罷斥仍自乞誅謹以為言官不早言事之戒 上命李承勛王瓊曾直陳祥張袞視事如故彭澤葉忠調外任其餘吏部酌議奏請王化既言事又認罪姑置不問 乙酉憲宗純皇帝忌辰 奉先殿行祭禮遣英國公張崙祭 茂陵 禮部尚書李時左侍郎嚴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如圭各因給事中陸粲論劾具疏求罷不許 丙戌十三道御史吳仲等言總制三邊尚書王瓊

兗惡姦猾總制兩廣都御史林富通賄驟遷禮部侍郎嚴
嵩卑汙諛佞南京禮部侍郎黃綰柔媚姦貪總督蘇松糧
儲都御史陳祥險惡乖僻巡撫延綏都御史蕭淮狡猾卑
汙巡撫順天都御史汪玉倖遷酷政順天府府尹黎奭諛
諧狡猾大理寺少卿曾直險陋反覆寺丞葉忠阿附忮害
南京太常寺卿方鵬庸鄙猥瑣尚寶司少卿姜清守制預
陞右春坊右諭德彭澤行檢掃地中允廖道南姦諛貪墨
翰林院編修金瑤趨推通賄至如待詔葉幼學吏部郎中
胡森負外郎潘潢劉一正主事王激禮部負外郎張啟工
部郎中丁洪刑部負外郎張寰南京刑部郎中劉汝輓養

病都給事中楊秉文夏言給事中魏良弼監察御史儲良
才鄭洛書教鉞劉模陸夢麟太僕寺寺丞姚奎類皆阿附
為非公論難容俱宜罷斥且邇未改選翰林御史等官甄
別弗精冒濫殊甚不次遷擢者才能未稱資望弗宜乞勅
吏部再加考察分別等第降調疏入得旨王瓊既屢經論
劾令致仕別推代之嚴嵩陳祥曾直葉忠彭澤如前旨并
林富方鵬俱留用其餘吏部的議去留具奏人材難得近
來改選及推陞官若非過惡顯著不必泛劾庶免枉人且
傷治體 詹事府詹事霍韜上言臣伏見 陛下任用總
筭真如腹心總筭不善保全自取黜斥夫復何言頃今日

之公是公非關係百世者臣不敢默臣謹按璉等二臣雖事多專主然其自視直以為主上如此信任我雖粉身碎首亦所甘心無暇顧避禍福其心可亮若楊一清之奸賊罪狀則難以盡言如納張永之饋而為之引薦受蕭敬之饋而為其家人求校尉此猶可言若去年引門生馮清出鎮宣大交通中鹽買窩賣窩軍士激變科道論劾遣官往按而一清遂嫉御史成英奏止之以掩贓迹自是邊軍愈橫邊防愈壞此其納賄之罪小壞紀綱之罪大也知縣劉一中考察去官以書投一清曰昔年饋老先生銀二千兩求行取今去官矣蓋欲一清起用之也一清為作弊令

賣鹽取利以償之此亦納賄之罪小壞紀綱之罪大也中允廖道南進洪範疏上感其命翰林官輪日入直備顧問一清恐翰林官在內語及政事或發其姦改議翰林官二八日輪兩負講大學衍義仍以大學士一負領之一以箱講官之口一以救主上聰明此其專權之罪小誤主之罪大也一二年来災變屢降各有事應為一清者正宜條陳其災為某事之應修省消弭以召太和延隱默不言暗移過失歸之主上俾主上日夕焦勞莫知為謀一清又復幸值災變暗嫉內官以中傷同列此其不識之罪小誤國之罪大也璉等每詆一清一清亦讎璉等怨積已

深黨植已分搆謀已密一清遂鼓喉言官攻擊璉等濫及善類且一清嘗語內臣曰張璉桂萼與霍韜修大明會典查內臣負額他日額數既定則將盡革額外冗負矣以故內臣人人自危致有今日彼陸粲岳倫之疏皆非其本心特為一清所誘劫遂顛倒至是耳臣姑未盡究粲倫之說惟即其害義之大者一二言之粲之言曰文選郎中周時望主事楊麟皆江西人也桂萼親黨也胡森王激浙江人也張璉親黨也然則陸粲非直隸人耶非楊一清親黨也又陸粲與侍郎徐縉皆蘇州人陸粲徐縉又皆王鏊門生徐縉主考南京而陸粲中式律以鄉里隣近則徐縉宜避

同門汲引之嫌律以師門筆硯之情則陸粲不宜入試昔陸粲自進其身則不以嫌疑引避律人任官則以鄉里為諱何也豈其明於攻人暗於省己耶去年議禮允攻擊璉等者皆已得罪今則附順璉等者又復得罪如是則百官安所適從也臣不能先自調停致大臣攻擊誣及善類臣之罪固不能辭且臣與璉等俱以議禮進官璉等既去臣豈宜獨留乞賜罷黜仍勅吏部法司隱核被劾諸臣罪狀果有真跡即寘之市曹以為姦黨之戒不者亦為辯理庶為善類之勸此今日國是之大所宜定者臣昧死以聞上曰所奏事情朕已悉之矣爾昔贊議大禮忠誠昭著宜似

舊安心辦事不允辭 改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王克封
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地方兵部尚書李承勳等言浙江寧
紹台溫諸府枕山瀕海通連福建盜賊嘯發下海劫掠出
沒不常事干兩省勢難控制如盤石衛遊軍倡亂本因月
糧不足法度廢弛官吏撫馭失宜所致今既特命大臣巡
視必假以重權使之得以展布三司府衛等官俱聽叅奏
海陸盜起嚴督官兵撲滅盤石衛軍亂推究根因罪其首
惡勿泛及脅從一切事宜悉聽便宜而行庶足以慰軍民
之望疏入 上是之詔克封總理兩省海陸盜賊事情三
司以下官悉聽制節 丁亥起致仕兵部尚書胡世寧為

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仍加太子太保 戊子六科給
事中劉世揚等言自璵萼二臣相繼柄用負恩行私中外
縉紳趨附日衆廉恥掃地風靡已甚幸賴 聖明乾斷收
二臣之權究黨與之罪諭告天下昭布大公眾志以定士
習再變固致治之一機也間有遺類未盡去者固宜因時
剷除消滅邪枉第方今人材廖落大僚屢缺庶政墜廢釐
革方興深求則國體有傷不舉則公論不明今尚書李承
勳侍郎嚴嵩累奉明旨留用無論已如總制三邊兵部尚
書王瓊納賄權臣黃緣起用右諭德彭澤左中允孫承恩
大理寺寺丞葉忠御史儲良才皆考察黜調乞哀權門首

壞國家之典此五臣者所宜急黜者也順天府府尹黎萌
右中允廖道南編修金潞阿媚小人清議不齒都察院僉
都御史李如圭大理寺少卿曾直南京太常寺卿方鵬脂
韋附合陞遷太駟此六人者所宜分別黜調者也工部郎
中丁洪負外郎金述刑部郎中劉汝輓諂附無恥驟遷京
職而汝輓尤號貪酷禮部員外郎張啟吏部郎中胡森主
事王激御史教鉞鄉里親戚濫居清要而張啟尤為刺鑽
南京國子監司業江汝璧以姻親攀附躡至通顯翰林院
待詔葉幼學以門館教讀冒膺清秩刑部員外張寰甘心
役使太僕寺寺丞姚奎倚恃縱恣翰林院編修張袞給事

中魏良弼出入樞門御史陸夢麟奔輓改用戶部員外郎
郭憲贓敗脫罪寅緣陞官此十五臣者所宜參酌去留者
也 上令已奉旨者弗問餘吏部酌議去留具奏定奪
大學士楊一清上疏乞罷謂霍韜以璵璠之去皆由于臣
詰臣之罪至不容口果如所言臣誠無所逃死臣與璵璠
初甚相驩比同事久雖間有異同旋即如故二載之間蓋
未嘗少失和氣韜乃謂二臣每攻詰臣臣度二臣必不為
此又為二臣為臣所離間此則 聖鑒自晰不俟辯也至
謂臣族內臣族言官夫 皇上英斷御下豈左右之人敢
進讒說言官為朝廷耳目乃聽大臣制使不惟失職亦不

可為人矣矧孫應奎之奏臣在劾中豈亦臣指使耶初璵
募命下臣與臣鑿相顧錯愕莫知其端因相語璵之過或
有可指璵之忠豈宜遽棄其日 皇上親草勅諭宣示群
臣臣等所以不敢上請留之章者以勅旨方嚴恐擬難挽
且聆還家省改以圖復用之詞知 聖意有在不敢喋喋
爾此璵與臣別嗚咽無任蓋終始未嘗失歡而韜為此言
何也至于許臣姦賊臣不敢置辯如得其實甘伏顯戮臣
見韜高文直氣素加推重但以言多過激時或議之蓋欲
引諸和平期其遠大豈其懷忿遂至此極窺人以所無之
心加人以所無之事肆意詆毀杳無所根臣耄矣疾病侵

尋就本有日願賜骸骨歸

上曰卿累朝舊臣才望素著

比者維持議禮况自台還匡朕良多朕深倚任宜如舊用
心輔贊化理不允所辭 以災傷令順天諸府及山東河

南二省秋糧菜豆及各馬房倉黑豆俱減原額之二 溫

州海賊數百餘人焚劫地方巡按御史張問行以聞詔巡

視都御史會同巡按御史查勘有無隱匿情弊回奏并逮

問巡視海道副使傅鑰署都指揮僉事劉翹高懋指揮同

知崔鼎等 己丑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方獻夫言近者大

學士張璵尚書桂萼去位而科道等官論劾其素所與者

咸指以為黨屢下吏部覆奏臣按陸粲奏內二十八岳倫

奏內八人王化奏內二十一人六科會奏二十八人十三道會奏三十三人臣竊詳奏內所指姦惡不容清議者固有而善類受誣者亦多一槩目以為黨絕之太過豈不至恐人之國乎且昔年攻璫等者既以為黨而去之今之附璫等者又以為黨而去之縉紳之禍何時而已是宜出自聖斷勅下吏部傳稽公論甄別善惡不問黨與不黨惟考其為人平日何如如果姦險有徵足以害事者去之其餘跡涉疑似無有顯過者悉令如舊供職以安人心則事無枉濫而國體少全但臣與璫等二臣同為議禮之人理宜引避請特命吏部左侍郎董玘等會同九卿堂上官從公覈實

奏請 上曰卿言良是所知官多誣且濫一槩指以為黨豈不重傷國體職掌銓衡忠誠直諫朕所倚任不必引嫌求避宜秉公任事備考諸人素行務合公論以為去留
庚寅戶部以查盤國子監糧米缺蝕及紅腐數多請逮問典守者并前祭酒趙永嚴嵩陸深魏校司業吳惠及今司業林時等 上以永等既致仕陞調去任而時亦非主守之人皆貸之典守者無論在任與否第曾收管者俱逮問賜樊山王祐構謚莊和鉅野王當涵謚莊憲 工部言後軍都督府供應惜薪司柴炭年例價銀二萬五千餘兩出諸都司衛所故職掌用該府管理之歷百餘年相安相信今

桂勇止緣經歷蔣履長侵欺之弊乃托以事務煩冗委諸本部兼管變會典之窺制紊軍民之職掌不可從况本部每歲供應惜薪司柴炭價銀動十五餘萬方自顧不暇豈復能并兼該府之數哉宜令該府如舊管理若恐有弊依本部近例凡有收放請巡城御史監視 上從部議令如舊行 壬辰吏部右侍郎徐縉禮部左侍郎嚴嵩太常寺卿陳道瀛大理寺左少卿曾直順天府府尹黎甬右春坊右中允廖道南以被論各上疏乞罷俱不許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一百四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五

嘉靖八年九月癸巳朔

上勅吏部輔臣張璁近有旨著回家今缺官辦事急難得人朕方即位之初首得璁贊議朕孝厥後乃獲正倫之序完父子之親皆璁之力助贊成者也可令復任辦事差行人齋勅守催前來以慰朕眷注之意是時璁始行至天津行人周禕奉勅諭之曰卿以通博之才貞一之學首建正議贊朕冲人以成大禮擢卿輔弼之任裨益良多近因人言乃令還籍實朕保全之意今輔導缺人贊理機務卿宜疾速返途勿得推延辭避匪止誤事且負朕意卿其欽承璁

疏辭得旨卿忠誠素著輔朕愛國效績良多近令卿歸以
避言耳其即復任辦事毋得遷延違負君命總復上言

皇上曰臣之還蓋將責以輔治也使臣披靡以從衆未免欺
君誤事雖進無益或蹇諤以違衆且至捕怨滅身恐將來
欲退無及矣臣之進退實為狼狽惟 聖明察之 上答

曰卿云于衆以從違為難但當一于持正秉公而已慎勿
過慮 甲午大學士楊一清再疏乞歸言臣歷事 四朝

久叨榮寵分量已過雖濫冒過情之譽亦時被不根之毀
即今兩目昏惰視物如霧兩足軟弱行立艱難過爾淹延
非惟不能復覩 天日亦恐不得生還鄉里伏望 皇上

偏覆大造曲成哀此殘朽無庸于世之人放歸田野幽閑
苟活之地臣雖即填溝壑無餘憾矣 上曰卿 累朝耆

舊輔導首臣朕深切倚毗不必自生疑阻堅欲求去鴻臚
寺其以朕意往諭趣令即出辦事 兵部尚書李承勛以

人言再疏求退因言國家自前朝權奸用事以來綱紀紊
亂已極奉此圖治為力甚難而議者忽庚甲先後之戒欲
以急迫致之廟堂論事甲可乙否朝行夕改政令不信于
天下此指彼為流俗彼目此為紛更黨議一興人懷疑畏
事勢至此誠恐有不測之禍發于旦暮願 皇上因此存
難慎之心圖苞桑之計求弘毅之佐立宏遠之規毋徒事

瑣細末務以傷元氣則可以消變於未萌矣 上嘉其忠
謀遠慮溫旨慰留之 乙未工科給事中劉希簡言邇者
張璉桂萼去位雖因言官論劾實出自 皇上神武英斷
唐事霍韜乃肆為欺謾之辭謂大學士楊一清鼓譟言官
攻擊璉萼夫輔臣去留繫國家大事豈有言官為人所使
可以擊去之耶且人之使犬謂之噬言官為朝官耳目韜
乃比之以犬其輕侮言官甚矣孔子謂少正卯行辟而堅
言偽而辯順非而澤今 上有曲全輔臣之思韜乃啓之
以衰薄 上有虛心求諫之誠韜乃啓之以猜疑此正少
正卯之流也願戒諭韜以人臣之禮惟忠惟順毋得鼓煽

私說以眩惑聰明斯不負 上知遇而言官亦無所嫌沮
矣疏入 上怒命錦衣衛逮送鎮撫司問 丙申 孝恭
章皇后忌辰 奉先殿行祭禮遣建昌侯張延齡祭 景
陵 吏部尚書方獻夫等奉 旨詳覈科道官所論劾黨
附張璉桂萼諸臣除已有旨留用外如南京刑部尚書何
詔南京禮部侍郎黃綰順天巡撫汪玉雲南巡撫歐陽重
延綏巡撫蕭淮太僕寺少卿戴時宗南京太僕寺少卿夏
尚朴尚寶司少卿姜清南京國子監司業江汝璧右中允
孫承恩翰林院編脩歐陽德都給事中蔡經給事中李鶴
鳴魏良弼御史鄭洛書陸夢麟吏部郎中胡森員外潘潢

主事楊麟王激工部郎中丁洪刑部員外張寰工部員外
金述按察使張祐副使丁汝夔僉事蕭瑛俱素行無玷工
部左侍郎劉思賢年齒近邁翰林院編修金瑬都給事中
楊秉義御史劉模教鉞太僕寺丞姚奎兵部郎中劉景寅
戶部員外郭憲禮部員外張敬南京刑部郎中劉汝輓俱
有干清議御史儲良材待詔葉幼學俱奔競有跡僉事樊
準已經調任都給事夏言御史戴金言事偶失似無太過
至于桂萼選過大小官員文籍浩繁無從稽覈請令科道
官廉訪果有私厚擅用者指名叅奏庶事無汪濫而人心
不搖有旨詔改南京工部尚書館等俱供職如故思賢等

及景寅等致仕良材幼學冠帶閑住準既調任已之言屢
效忠謹金亦無罪俱勿論他如擬 總制三邊尚書王瓊

既奉旨致仕至是因吏部上考議各官疏復降旨瓊自起
用以來盡心邊務籌畫有功恐代者遽難得人其令照舊
用心辦事毋以人言辭避致誤重委該部即差人馳示朕
意 直隸巡按御史魏有本言各鈔關稅課錢鈔兼收但
民間鈔法不行而錢價低昂所在各異以致收納之際官
民咸稱不便乞自今俱許折銀戶部覆議從之 丁酉初
上諭大學士張璁會典中有親征之條所謂類造宜禡之祭
皆云具武弁服斯乃一代之制不可不備今當重校會典

之時宜制而增入卿可為朕詳言之總對周禮司服凡兵
事韋弁服釋之者曰韋弁以韠韋為弁又以為衣裳孔穎
達謂韠舊染赤色韋為弁杜佑謂頂少尖為車駕親征中
外戒嚴之服是韋弁者武弁也歷代弁制不同頂少尖者
本是古制國朝視古損益為皮弁之制有定式矣所謂武
弁只如皮弁之制皮弁以黑紗帽之武弁當以絳紗帽之
而已隨具武弁服圖說進覽 上報曰覽卿註繪武弁圖
制足見博考所繪有鞞形但無繫處想亦有失冠制古象
上尖今皮弁則圓朕惟上銳者取其絳利當如古制可也
又衣裳鞞寫皆赤色何謂且佩綬俱無而于祭用之可乎

總答自古服冕弁未有不用革帶者革帶前繫綬韋弁之
鞞止繫于革帶耳武事尚威烈故色多用赤詩韠韠有奭
乃天子講武之章奭赤貌鞞寫從裳色故皆赤佩綬于禮
制不可缺但未有明據采芑詩曰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
蒼葱珩此詩為卿士方叔南征而作其戎服尚備佩玉如
此則天子武弁從亦可推惟 聖明裁定以備一代之典
可也 上復報總武弁冠服衣裳鞞寫俱如古制增革帶
佩綬及圭至是 上諭禮部我 聖祖定制天子親征必
有大祭等祭皆具武弁服行禮今國家承平制度久缺朕
已與輔臣總詳加考定今欲令該衙門成造以備一代聖

制爾禮部擇吉行 戊戌大學士張璠至京廷見畢未謝
恩 上諭以閣務繁重令即日赴閣辦事璠疏謝且言臣
聞宋臣程頤謂人臣位愈高報國當愈勤飢則為用飽則
飛去是以鷹犬自期非愛君之道又真德秀謂諸葛武侯
所立事業奇偉求其故則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眾益
而已臣伏蒙 聖慈令退而省改創悟日夜自反于武侯
四者未能有一然繼今當勉強師法決不敢私為愛身之
謀以負 皇上付託之重 上優答之 己亥賜楚王榮
減書院名額崇本從王請也 都御史劉天和條奏甘肅屯
糧事宜一禁括剋謂科害屯軍事件 先朝禁例嚴切今

鎮總叅遊等官巧為名目科索屯丁冤苦無告宜申明禁
約違者論如法一請湖場謂甘肅諸衛所近城湖場為鎮
總將領等官侵擾反役軍採打或令軍馬就湖收放或給
步軍抵納操草却將各軍月糧扣支累奉 旨查軍占恠
如故宜悉清理給付官軍開墾採牧一審派撥謂先年屯
田各衛所百戶俱有定界比來屯丁遷徙不常每遇派撥
仍舊各百戶舊界以致相去遠絕不便耕種此後請著為
令務查屯丁住居先儘本渠次及附近渠分地土悉從宜
分撥無得隔遠及將無影地土虛撥一核侵冒謂累年屯
糧該管官吏收受有虛出紅串之弊支放有那移號領之

弊有虛稅關文之弊以故公廩所積名有實無宜設法稽
查及申明侵盜之罪一廣開墾謂甘肅兵食所資不獨屯
田其南北山無糧沃地甚多可給與本處步操軍及備禦
班軍耕種務於操守不失又於耕牧兩便庶可議行一處
牛種謂牛價前已支京運銀一萬兩聽臣買給再乞於原
議賑濟鹽銀內除二萬兩召買種糧給散屯軍每年所得
子粒先扣應納屯糧以備官軍支放次扣原借種糧以俟
春作給散其餘悉聽自贍積有餘剩官可糴買價直自平
戶部覆天和言皆切時務可行惟步操備禦軍耕種事仍
行該鎮詳議便宜以聞報可 庚子天方國等處夷使火

者哈只等進方物朝貢給賞如例 辛丑光祿寺少卿史
道言帝王之於輔臣必得真可以寄心膺者而後任之職
所謂真可以寄心膺者必才足以通達萬變力足以擔當
天下之重含弘廣大其度而不區區與衆爭功名光明洞
達其心而不紛紛與人較長短不悻悻自處以形迹拘不
碌碌自保以嫌怨避此真輔相也 陛下即位以來于今
八年餘矣宜乎臯夔伊傅之輩出而協恭之實未盡咸和
之象不著往者輔導數臣始親信之而終繼之以疎始愛
惜之而終承之以棄八年之間去位者六七十人矣臣知
陛下之心必有不得已者大抵風習易移人才難得先時

之奸貪不法庸惡陋劣者固不足齒其志大者或量小寬
厚有餘者或明斷不足才足以幹旋一世者或不能忘情
于物我遂使輔相之無真而不足以當 陛下求賢圖治
之望非 聖明之輕於棄人而人自棄於 聖明也今者
大學士楊一清累疏請歸 陛下留之不欲去正臣所謂
有通達萬變之才者也大學士張璁奉命回籍 陛下召
之使復來正臣所謂力足以擔當天下之重者也伏願

陛下天語叮嚀諭勉二臣繼今以往務忘私奉公委身殉國
以臯夔伊傅自期待仰承 陛下千載非常之遇則贊輔
得人太平可知矣 上覽而嘉之曰內閣大臣責任最重

朕所深倚宜同心共事協恭盡職秉公持正以贊治化陳
善閉邪以輔君德容衆以量受言以弘勿懷私嫉忌以取
愆違庶乎君德賴之以成治化以之而興澤溥下民功施
社稷忠節譽望非前代諸臣所能專美豈不偉歟輔臣於
道之疏朕之言宜加思勉勿負朕意已而一清璁各上疏
陳謝報聞 陛南京刑部右侍郎邊貢為南京戶部尚書
先是尚書王承裕既致仕吏部推上刑部左侍郎許讚及
貢代之有旨再推部臣言兩京諸臣中無才望相宜者推
原任戶部尚書秦金可任 上命仍用貢 謫行人司副
岳倫為山東齊東縣主簿禮科給事中王準為雲南富民

縣典史工科給事中陸粲為貴州都鎮驛丞初吏部遵旨擬降粲雲南唱峨縣典史 上怒不已改謫今職 謫浙江巡按御史張問行為溧水縣知縣坐諫織造段足事忤旨也 壬寅命故成國公朱麟弟鳳襲爵 陞浙江左布政使劉節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廣東按察使劉士元為本布政司左布政使 癸卯陞貴州左布政使張羽為南京太僕寺卿 詹事霍韜疏乞給假省母因言臣遠離有期餘恫未布前陸粲劾桂萼納賄薦用王瓊蓋由近日臣僚皆欲傾萼故借瓊以汙蠖之夫萼雖薦瓊實為楊一清沮止 陛下因臣極力奏薦乃遂用之萼薦而

不用臣薦而遂用今言官不劾臣受賊而誣萼者蓋萼任事獨勇任怨獨多為眾所嫉故獨誣之使誣萼之計得行則移以誣臣不難矣此臣僚之心也言官之策也竊聞刑官今猶威逼吳從周桂林等構成萼之賊罪蓋希望風旨危人以圖全夫未奉 聖明再勅之先其構此謀猶可言也今奉再勅 陛下蓋已洞知陸粲所言之誣凡善類多蒙辯雪乃吳從周等猶被威逼何也豈刑官不畏 陛下獨畏科道也豈刑官謂 陛下猶可欺侮姦賊柄臣獨不可觸也瓊蒙恩起用在邊凡二年請討錢糧惟五百二十萬而止一清起用未到邊即奏發太倉銀三十萬兩監三

十萬引瓊有此浪費乎臣前疏畧述一清贓罪皆有指名
皆有實跡然猶有不敢盡述者惧辱國體也今刑官欲逼
吳從周等證夢贓罪必將瓊與夢遠赴京師同鞫面質乃
可辯明有無臣所開具一清贓罪亦乞將一清及贓證人
等叅提同臣面質如一清夢實有贓賄即顯戮于市為大
臣奸污之戒臣與陸粲妄言亦顯戮于市為百官欺罔之
戒如刑部黨附循私亦顯戮于市為百官姦黨之戒如此
則法度修明人心警畏亦致治一大機也疏入 上答曰
爾所言事朕已悉知近年法官妄構寃獄自取禍敗朕屢
有旨禁諭頃又降勅戒百官勿立黨邪以傷善類徃徃不

遵桂林等奉旨下問以彰公道問之既無實情即當回奏
以俟處斷周倫等乃不從公審鞫屬官陳之良又刑逼招
承任意羅織此事仍令三法司會同錦衣衛鎮撫司詳訊
以聞楊一清位居內閣輔臣之首乃大肆納賄不畏人言
甚非大臣之體但念係耆舊法司即會官議奏處置爾宜即
出用心辦事不准給假 甲辰以淮安揚州鳳陽徐州海
州災傷詔免存留稅糧及折納起運米有差 乙巳改刑
部尚書周倫于南京刑部陞刑部左侍郎許讚為本部尚
書讚尋疏辭 上曰大臣任用出自朝廷卿性質公敏執
法明慎特茲簡任宜盡心供職不允辭 陞黃州知府楊

最光州知州孫懋俱按察司副使禮部郎中劉勳布政司
左叅議廣信府推官陳察按察司僉事最河南懋勳俱山
東察浙江 禮部言宗室喪禮今止有 昭聖皇太后遣
祭一壇臣等以為 章聖皇太后亦當同遣庶於禮為稱
上以舊制 太皇太后與 皇太后尚並行况今 兩宮同
者詔如所擬 丙午 悼靈皇后陵工成 丁未右春坊
右諭德彭澤既奉旨調外尋具疏乞休因自言無過止以
議禮得罪於人詔令供職如故 翰林院編修歐陽德以
刑部改官因言者及之疏乞養病且願復原職 上以德
方有事慕脩不允 大理寺丞葉忠疏入乞休致詔如前

旨調用尋調忠為福建按察司僉事 戶科都給事中蔡
經等上言鹽法三弊謂昔年鹽課有存積有常股存積以
預備緊急之需而常股則以開中宜以七分為派撥之常
三分為應變之用昔年率當邊地收成之時上納其一引
之鹽價不過三四錢而又外無科罰之費以為利不厚則
商人不趨而邊儲不充耳今之開鹽未必當收成之候糧
草價貴買納甚難又于每引定價之外別立名色科罰多
端夫科罰不禁價直過多則名報無人而邊儲益匱此開
中之弊也昔年正鹽之外不許夾帶餘鹽凡有餘者必割
以入官其後聽商納價然不過隨所餘多少以為納價輕

重耳今兩淮因此虛添鹽引比正額兩倍之在各場之鹽既不加多而徒罔之以虛引將令執此引而支鹽于何所乎夫一引之外又加二引使其陸續收鹽乃與正鹽同掣是欲餘鹽之通而反致正鹽之滯將令納價于腹裏而反致缺儲于邊方蓋加添引日疏通餘鹽乃事出權宜而數非正額此添引之弊也昔年鹽課稱掣以時客商無淹滯之若舟楫無停泊之費近年巡鹽衙門莫肯任事以致稱掣留難商船坐守故官商壅滯而私販盛行此遲掣之弊也夫三弊除則官鹽通官鹽通則邊儲足而鹽利溥矣章下戶部議覆開邊額鹽當以四分派邊六分存積為是庶

足以待邊儲緊急之用其禁科罰速稱掣二事皆當從加添引目一事宜勅巡按御史詳究利病若果有損傷人無補國課仍照舊規行之報可 戊申詔致仕吏部尚書桂萼復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仍舊致仕 陞刑部郎中楊濂為廣東按察司副使福建按察司僉事曾鵬為本司副使 己酉泰寧衛都督李來罕等差人貢馬補賀 萬壽 聖節給賞如例 庚戌陞江西按察使胡璉河南左叅政胡鐸俱布政司右布政使璉浙江鐸湖廣廣東按察司副使張思齊為本司按察使 山東按察使顧應祥條上四事一慎謫戍謂刑以弼教五刑盡

矣此外復有充軍事例蓋以絞斬之下有罪浮于律而徒杖不足以盡之者方坐以此正以補律之未盡也邇來問刑官往往不審輕重妄擬此律類多寬抑且軍犯解衛隨至隨逃在彼則徒費月糧在此則貽累長解奸民既不知畏而反害及良善宜令查照律例慎重問擬毋得任意編發一戒酷刑謂問刑律條例惟死罪重情始加考訊其餘止用鞭扑今酷刑官不論情罪輒用慘刻刑具及勘故平民則補以病詞被人告發則曰邂逅身死以故閭閻飲恨元氣大傷今後有仍前酷刑者照例罷黜故禁故勘致死者論擬如律一禁妄攀謂近年捕盜官負擒獲大盜往往

逼令妄攀同盜高主或汙蟻讎嫌以快報復或故牽善良以求自解遂使無辜之人陷于法網而不能自白宜嚴禁之一肅軍政謂軍職罪例有帶俸差操者蓋不許管理軍事特使列于行伍以自效耳邇來指揮千百戶等官雖問革帶俸而輿馬出入與見任不殊或問罪未久即推軍政巡捕等職事使犯者無所懲戒宜通行各撫按凡曾問前例者必俟其五年之內能改過自新或勞績可取方許推用都察院覆議詔如議行 辛亥刑部尚書許讚等會官議大學士楊一清官居內閣秩首輔臣起自廢間受國厚寵正宜清白持身忠誠奉職乃晚節昧知止之幾衰年忘

在得之戒大肆納賄不畏人言殊失大臣之體但係累朝者舊內閣重臣 聖明即位之初首先名用今其去就實為國體所關宜將一清罷削官秩放歸田里或令其休致以示優容 上曰一清歷侍 累朝舊臣重望朕即位之初首先名用何乃身任大臣不顧名節姿其貪婪深負朕懷眷之意法當追究但念事關國體輔臣張璉以為涉嫌三疏奏朕寬處今屈法從寬一清著自陳初法司會議 疏上 上諭內閣曰朕惟一清 累朝者舊朕素禮待未可以群臣比况嘗維持倫理亦與卿璉等相信同心輔朕今乃不顧晚節貪婪無恥賊跡顯著特以大臣故下九卿

議朕豈不知古者重大臣以其近君但為大臣者每恃之而敢犯法今當正法而使知警卿璉必嫌于預此卿鑿其擬票以聞璉乃上疏曰一清得罪情由臣曾兩請 皇上寬法處之奉 旨下法司會議仰見 聖明欲採公論處之以道茲諸臣覆奏未奉 宸斷重煩 聖諭下頒臣伏讀三思豈惟一清感愧臣亦感愧不勝竊念議禮之初一清家居見臣大禮或問極稱為正論以釋群疑及臣同席書等被召一清又嘗為書勸席書宜速北上以定國是當群議喧騰之時得老成大臣贊與一言所助亦不少矣伏望 聖恩體念一清功過所宜相準特賜寬法處之况臣

復任之初而一清即有此事又因霍韜所奏中外臣工不能無疑保全一清實所以保全臣等也至是上答曰卿三為陳辯朕知已揚一清昔贊議禮不為無功朕已從寬區處卿宜安心供職慎勿介懷是非曲直久自明耳卿宜承朕此意壬子詹事府霍韜再疏乞假不允癸丑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上疏曰臣庸陋衰朽本非致用之具往者仰承名用既解邊聞之任仍叨密勿之司委任優崇前無與比柰昏眊之極不善矜持交際之間少存形迹罪狀既著誅竄何辭復荷聖慈不即顯戮容臣自陳雖天地包容父母慈念不過如此

伏望俯垂矜貸削職放還則未死之年皆上所賜上答曰卿累朝舊臣朕深倚任近來屢疏乞休情辭切至特聽致仕仍賜馳驛以歸一清隨上疏謝又以疾甚不能陸見疏辭上俱報聞仍賜白金五十兩鈔二千貫紵絲四表裏衣二襲已故安昌伯錢承宗者孝莊睿皇后外戚也祖錢貴在孝莊時傳陞都督同知至弘治間承宗始受伯爵嘉靖初承宗卒嫡男維圻嗣襲維圻尋亦卒承宗妻以庶長男維垣請嗣襲章下吏部以錢氏歷世既久恩禮當殺止議襲帶俸指揮至是復請尚書方獻夫等言外戚之封古所未有自漢以來雖多封拜然高帝呂氏

二侯皆以軍功文帝竇氏之族竟未倍爵若章武南皮魏其武安之屬近惟止於一身遠者傳之再世下及唐宋事體畧同如長孫無忌郭子儀曹彬輩雖有戚毗之恩然或開基草昧或弘濟艱難皆功在社稷乃享有茅土亦未聞傳之世世不為節殺者也况外戚之家御之有法則胤嗣綿延待之過優則門祚衰絕上下千年皆有明鑒我皇上正宜行法于近以示不濫之賞通變于今以求可久之術不然則傳世逾遠勲爵愈多祿糧愈冗國何由供伏望聖明嚴責錢氏毋令瀆請則恩封嚴重而人鮮覬覦之私矣上深然其言曰外戚封爵實非古道我皇祖定制公侯重

爵止許加之軍功外戚之封出自後世非可為據今爵秩日冗祿糧日增深為可慮且使無功者坐享重職非古帝王報功之典朕甚不取近諸臣有建議及此者無非愛國之心卿等其即會府部院寺科道等官從公議處以聞起原任山西按察使顧璘于江西璘先以侍養歸至是親終服闋故用之 甲寅命宣城伯衛躔工部右侍郎蘇民提督 仁壽宮工程 陞山西按察司副使劉儲秀為河南布政司左叅政廣東按察司僉事徐乾為本司副使以江南諸郡蝗詔有司設法撲捕毋令滋蔓仍量發倉廩賑濟 乙卯奪吏科都給事中劉世揚等廣東道監察御

史吳仲等四十九人俸各三月 上以揚一清有罪科道官曾無一人言之非附則畏令俱從實自劾以聞於是世揚仲等具疏伏罪得旨我 聖祖建置六科十三道以敷陳得失糾正官邪爾等既居言責自當有聞即告乃附和畏避深負朕心今姑薄責以後毋得朋謀徇私害賢媚人違者治以重罪 丙辰兵工二部覆給事中張潤身等奏陳陵寢事宜一昌平州肥沃地土多被勢要占買影避征徭宜命官踏勘遵照畝數均派養馬不許妄比優免事例負累貧民一本州路通南北供應甚艱宜嚴戒祭陵諸臣毋得橫肆索求一 陵寢所在山場樹木俱宜愛護

培養如有奸人盜伐務查究典守者之罪詔如擬 陞刑部右侍郎聞淵為本部左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汪鏞為刑部右侍郎原任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周廣為南京刑部右侍郎 以災傷免應天府上元等縣稅糧有差陝西靜寧鞏昌等處強賊百餘肆行劫掠敵殺官軍巡撫寇天叙以聞詔行總制官酌量緩急調集官軍追勦守巡兵備等官失事狀命巡按御史核實奏處 丁巳致仕副都御史林茂達起南京大理寺卿未任以老疾辭吏部覆奏從其請仍授之新銜得旨茂達止許以原職致仕邇來遷秩官員有養病侍親未及赴任者往往畀以新銜殊濫

名器今後俱宜酌量加授 戊午陞福建延平府同知陸深為山西按察司副使提調學校 以廣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程鑒充左叅將分守雷廉高肇地方 己未以災傷免河間等府州縣衛所稅糧有差 庚申選授行人高金陳侃推官王守胡堯時知縣董進第曾焯俱給事中守戶科進第禮科堯時金兵科侃刑科焯南京刑科南京工部主事劉安南京刑部主事李松俱改監察御史安河南道松南京河南道行人周禕馮思宗宜推官謝蘭喻希禮傳漢臣李循義余鈞知縣陸琳國子監學正陰汝登學錄鄧文憲俱試御史蘭浙江道禕江西道希禮福建道漢臣

湖廣道循義山東道鈞山西道汝登陝西道琳廣東道思南京浙江道文憲南京江西道宜南京山西道 湖廣巡撫朱廷聲等言本省災傷重大請暫留布政司貯庫缺官銀一萬一千兩賑濟許之 歲貢監生樊孟芳上言邇來縉紳議論不公科道之彈劾不當或懷挾私怨嫁禍于人或聞見未真輕易加毀至使聽者捕風捉影不足為據請申勅言官今後凡有論劾必訪究詳確明白指陳事在疑似寧置勿論不可傳致難明之情誣造無根之謗庶幾公道昭明賢否不亂而博博大博裕之治成矣吏部覆奏得旨通行兩京科道在外撫按官今後糾劾官負必核實指陳

世宗實錄卷之五
務當其罪毋風聞興謗有傷公道 壬戌大學士張璉以
揚一清去任請簡求節行道義足以服人者置之內閣以
為首臣臣當竭力同心共圖報效 上嘉其退讓諭以盡
心供職下其章於所司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五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一百六

嘉靖八年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是日享

太廟 世廟 上素服乘板輿撤鹵薄大樂遣昌國公張鶴

齡長寧伯周大紀昌化伯邵杰分祭 七陵儀賓周鉞祭

恭仁康定景皇帝陵寢中官祭 恭讓章皇后陵寢 土魯

番使臣馬里麻虎力奴翁等貢例外自進玉石等物納之

詔賞如直 太監劉良奉旨督造弘治正德中未完磁器

三十餘萬給事中陳臯謨言先年止是饒州府委官燒造

近世乃遣中官大為民害請罷之疏下工部覆如臯謨言

上曰燒造非自今始且日用亦不可缺爾等既有所見何待

言官論及乃為此議不過畏人言耳如前旨行 甲子

悼靈皇后週年遣駙馬鄔景和詣 陵行禮 革應天府及

上元等五縣管馬通判主簿併馬政於管糧官革江淮巡

檢司 乙丑大學士翟鑿疏言詹事霍韜劾大學士楊一

清不法事情內開太監張永饋送金銀聞楊一清等皆受

之等之一字雖未之知所指名但臣備負內閣與楊一清

同官聞之豈敢自安乞容休致終始保全 上慰留之

陞河南道御史吳鎰為福建巡海副使廣東高州府通判

陸澄為本省僉事 丙寅吏科給事中李鶴鳴奏內官龔

成隱占朝陽關外莊田四十六頃且多科子粒銀兩戶部

勘覆追奪入官其多科租銀准作原佃人戶以後年分應

徵之數詔如擬 丁卯封楚府崇陽王顯休生母鄭氏為

夫人從其請也 御史梁尚德上言頃者詔令不一人心

搖惑如大學士張璁桂萼以給事中陸粲論既宣其過於

朝未幾又召璁還復萼散官大學士楊一清以詹事霍韜

論下法司議輔臣元老可下法司議罪乎今春以金輅事

罷尚書高友璣夏又以張柱事罷都御史熊浹夫過擬一

匹夫之刑而去二大臣其餘國體何如也况友璣浹才皆

有用不宜遽棄夫人君詔令關百官之視聽大臣進退係

國家之安危乞俯納臣言自今詔令之出必謹而勿貳於

天下大臣之去無輕而不傷乎國體疏入 上曰梁尚德
沽名奸巧執法大臣出入極刑法當重治若謂匹夫之冤
不必恤非慎人命者豈告君之言念係言官姑罰俸三月
刑部負外郎邵經邦奏茲者正陽之月日食於朔質之
小雅十月之交所詠變象懸符說詩者謂陰壯之甚由於
不用善人則今之調和燮理之任得微有皇父其人乎邇
者 陛下納給事中陸粲之言令大學士張璁致仕尋復
以議禮有功見留衆議詢詢 陛下之不恤也乃天變若
此安可弗畏且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政貴公正
皇考之徽稱以明父子之倫禮之當也故雖排衆論任獨見

而不為偏若夫用人立政則須分辨忠邪酌量材力與天
下之人共用之然後乃為公爾今 陛下以總議禮有功
乃不察其人不揆其才而加之大任是私議禮之臣也私
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為公禮也夫禮惟當乃可萬世
不易使所議誠非公禮也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
亦可毀也 陛下果以 尊親之典為至當而欲子孫世世
守之乎則莫若於諸臣之進退而一付諸至公厚其資與
全其終始以答其議禮之功然後博選海內碩德重望之
賢置諸左右相與講明勵翼用建正大光明之治使萬年
之後廟號 世宗顧不偉與失此不為乃過加以非分之

任使之履蹈盈滿犯天人之怒亦豈璵等福耶臣抱此區區竊效茅焦伏質之義敢不避斧鉞昧死以請 上覽疏大怒曰經邦謂朕私議禮諸臣朕惟父子之倫乃萬世綱常諸臣贊議朕自裁決今大典已定未見異議經邦乃敢肆為妄言謂禮可守可變可成可毀扇惑人心動搖國是且自比秦茅焦之諫其視朕為何如主殊為訕上無理錦衣衛其逮送鎮撫司嚴加拷訊以聞毋得回護已鎮撫司鞫上其獄請下都察院論罪 上曰此非常犯不必送擬令兵部定發邊衛充軍 戊辰遣安鄉伯張坤等為正使刑部員外郎張國維等為副使持節冊封吉簡王世孫厚焜為吉王夫人喬氏進而吉王妃崇王厚燿嫡長子載境為崇世子淮王祐楨嫡長子厚燾為淮世子荆王厚烜庶第一子載盛為永定王周府新會恭簡王嫡長子安渤為新會王東會莊僖王庶長子陸柎為東會王汝府引禮舍人吳汝德女吳氏為東會王妃永平府同知楊世魁女楊氏為湯溪王妃慶府豐林安簡王庶長子鎮國將軍台瀚為豐林王晉府寧化僖順王曾孫輔國將軍表操為寧化王夫人蘭氏進為寧化王妃兵馬副指揮陳成女陳氏為韓府岷山王妃兵馬副指揮田璋女田氏為楚府崇陽王妃 乙巳初太僕寺丞何淵以太廟世室之說希圖進用

二月 乙巳初太僕寺丞何淵以太廟世室之說希圖進用

及張璫等纂脩明倫大典削而不錄淵乃私集其說為五卷進呈具疏璫謬引漢哀別廟京師故事冗復萬言上厭惡之以淵屢疏煩瀆且違例進書法當重究姑降一級調外任尋謫湖廣永州衛經歷 府部科道等官奉旨會議外戚封爵事宜言 祖宗之制非軍功不封洪熙初都督張杲始以外戚封彭城伯其弟昇亦以都督乞封惠安伯外戚之封自此始其後侯孫忠周壽王源伯周域王清玉濬皆援張杲例又其後伯錢承宗公張鶴齡復援王源例循習至今有一門而并公侯者有一時而并侯伯者有兄弟三人而并侯伯者爵賚無章轉相承襲祿米歲增國用愈詘往時開國靖難之勲封者不滿五十人未幾罷去者十有九人後雖旋復收錄不過授以指揮使耳彼托屬掖庭一門數貴而傳襲三四世不已踰分乎况盈虛消息盛滿難居漢樊陰二氏之言足為明鑑臣等謹議得魏定二公雖在戚里皆一時佐命元勳彭城惠安二伯即以恩澤封而軍功居半其餘外戚見封襲者第宜終其身毋得請襲自今 皇親駙馬並如 祖宗舊制毋得夤緣請封有出特恩一時賞賚者第如故事量授指揮千百戶等官終其身有妄引洪熙以後例請者聽吏部科道官糾舉寘之重典以為貪冒不知止者之戒 上覽其議曰外戚封

爵既無古典原非 祖制魏定彭城惠安既有軍功其襲封如故餘以戚里濫膺封爵名器既輕人不知勸固當裁革念係 先朝恩命及今已封姑與終身子孫俱不准承襲著為令 詔湖廣唐崖長官司土舍覃萬全襲曾祖彥實職為正長官萬全祖友銘未襲卒父富目疾而萬全以嫡曾孫承襲 四川石砫宣撫司土官同知陳表有疾請以其子蒞替職許之 初雲南巡撫都御史歐陽重奉詔查清異姓投充冒頂軍糧者移都司查單久不報以致放糧後期雲南左等六衛軍遂聚眾謀於巡撫門外尋省諭之解散巡按御史劉泉以聞因初重雖查革奸弊而處置

失宜鎮守太監杜唐黔國公沐紹勛職專總領鈐束不嚴及布政陳軾都指揮方仲等各罪狀下兵部覆議請分別究治 上曰軍士擊石呼譟法不可貸鎮巡官查其為首倡亂者治之餘俱戒諭勿濫及無辜歐陽重處置疏怠致其攘亂難居巡撫其令致仕劉泉顛倒叅初任意回護調外任用紹勛等勿問尋謫泉四川夔州府推官 初佛朗機火者亞三等既誅廣東有司乃併絕安南滿刺加諸番船皆潛船漳州私與為市至是提督兩廣侍郎林富疏其事下兵部議言安南滿刺加自昔內屬例得通市載在祖訓會典佛朗機正德中始入而亞三等以不法誅故驅絕

之豈得以此盡絕番舶且廣東設市舶司而漳州無之是廣東不當阻而阻漳州當禁而反不禁也請令廣東察番舶例許通市者毋得禁絕漳州則驅之毋得停舶從之
庚午陞總督漕運左僉都御史唐龍為右副都御史回院管事南京太僕寺卿張羽為南京大理寺卿以災免山西太原平陽澤潞汾及鎮武平陽二衛陝西西安延安平涼慶陽各夏稅有差 辛未大學士張璁言內閣設官止備顧問後加以代言擬旨遂招權納賂後來內閣之臣鮮有能善終者蓋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責易招議論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伏乞體念 祖宗之制宜有所處

或下廷臣集議以建國家長策全君臣終始 上曰覽奏具見克艱至意卿宜安心盡職匡朕弗逮 延安以缺餉告急詔發太倉銀六萬六百兩例外接濟 初代府諸王祿米石給銀六錢後以兵荒石減一錢諸王告乏有詔與本色三分之一而大同故無本色有司第如減例給之至是復以乏告下戶部議無分本折色通給銀每石六錢如故從之 詔給成國公朱鳳歲祿三千五百石本色四分折色六分 總制三邊尚書王瓊議稱小鹽池離邊稍遠靈州又當要衝宜將小鹽池叅將移駐靈州其靈州守備當裁革與武營歸併於花馬池叅將廣武營歸併於中衛

參將各就近管轄其興武廣武二營協同分守當裁軍兵部覆奏從之 壬申溫處兵備副使黃質以閩浙盜流劫所部降一級 甲戌以水災詔免蘇松二府秋糧仍聽折徵兌軍正未有差 乙亥詹事霍韜初以妻喪請告 上不許念韜有講讀纂修勞特賜其妻祭一壇遣官營葬韜再疏辭 上曰念爾忠誠為國故不拘常例特加爾妻卹典今既懇辭尤見謙慎特准所辭 都給事中夏言等言陝西強寇橫行內地咎在撫臣今部議輒委總制尚書夫總制專防北虜豈得顧此失彼而撫臣束手旁觀又安用撫臣為也臣以為宜責都御史寇天叙調兵勦之 上是

其言下兵部議行 丙子四川守臣上賑饑冊詔賜巡撫都御史唐鳳儀巡按御史戴金各銀幣有司文武官效勞者各勞以花紅羊酒 先是廣西思田既平新建伯王守仁議設流官知府以制之及平八寨又議移南丹衛於八寨改思思府城於荒田改設鳳化縣治於三里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及侍郎林富繼之又言田州界居南寧泗城旁通雲貴交趾為備非一改設流官則邊防之守我獨當之昔思思未設流官之前歲出兵糧備用及流官既設非惟兵糧不出反設守備官督兵千餘守之二十年来叛者數起為鑒不遠且岑猛本無叛情

身既伏誅長子為戮情法相當若籍其土疆刑浮於罪何以服諸夷之心臣以為宜降府為州即以猛子邦相知州事止選一吏日佐之分設土巡檢司使各世其地無事則犄角而守有事則彼此相防為便八寨不可還衛有四頑山絕地商販不通一也瘴癘疾疫人無固志二也生理亡聊易驅從惡三也凌險孤居緩急無援四也况南丹衛設在賓州既不足以遙制八寨還諸八寨又不得以還護賓州為今日計獨上林之三里守仁故所議設縣者可還南丹衛於此夫設縣則割賓州之地以益思思是顧彼而失此也還衛則拒八寨之吭以還護賓州是一舉而兩得也

周安堡居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所會宜築新城立守備官分南丹衛軍為兩班番休遞戍仍如守仁議徙遷江四所精銳於其中而募附近右江土舍土目使率其衆與所遷軍分耕賊地三年而後起科其舍日能報効者使世土巡檢則守備戍兵漸可撤回三里第往來督察而已八寨聽撫殘徒令編排甲每五十立一村老約束之朔望叅守備官聽耕如故而復其身募其精壯以隸什伍如此不惟資其實用亦可杜其他謀至於荒田思龍五屯守仁諸議皆當而鳳化縣徒寄空名無益事體臣以為可裁單上林縣拒八寨而蔽兩江臣以為不可割屬思思南丹雖遷

衛其地本屬上林與上林屬賓州臣以為宜各仍舊思龍
必須建立縣治於那久地方者非獨可以便小民之糧差
賦役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也然不宜屬於田州而
仍屬南寧為便其議與守仁稍有異同事下兵部言周安
堡守備戍兵不必設岑邦相止授判官署州事俟其勞著
而後授之餘悉如富言詔可 丁丑陞浙江左布政使毛
思義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
太常寺少卿王崇猷為南京太僕寺卿陝西按察司僉事
高尚賢為光祿寺少卿四川順慶府知府章書為本布政
司右叅政 以災免浙江湖州府所屬州縣秋糧如例仍

聽折兌軍米十萬五千石 朵顏等衛頭目影克卜等二
百四十五人貢馬補賀 聖節賜宴給賞如例 雲南撫
按既以軍謀得罪都給事中夏言等諫曰今以軍士一喧
而撫按俱得罪則紀綱法度人將謂何況奉法清稽本非
生事因事論劾亦無過言鎮守總兵職任惟均難分彼此
即今處置失宜將來事有可慮唐人藩鎮跋扈之患大抵
由斯况頃年士卒驕悍相劾成風類以月糧藉口如甘肅
大同福州保定內地變方事變數見失今不治他日當事
之臣以此為諱一務姑息孰旨為 陛下任事哉願曲宥
二臣之罪以全朝廷所以待大臣近臣之體 上謂二臣

已從寬處責言等偏狃令對狀既而引罪乃宥之仍奪俸一月 兵科右給事中陳守愚言今兩京崇階懸缺不補四方劇地推代難掄才乏如此良以近來黜謫過多長養甚難凋傷甚易即今災異頻仍飢饉連年盜賊昌熾夫變不虛生必有所自 陛下屢詔求言以為弭變之助臣願大施曠蕩以賑沉淪聽諸臣陳薦次第錄用化災為和端在於此疏入 上怒曰既說被黜諸臣自當指名薦奏如何假諸災異恐脇且屢諭不遵專務泛論取譽沽名本當逮問姑從輕罰俸五月 戊寅以災免江西南昌等十府各屬州縣稅糧如例仍聽折兌軍糧一十六萬石 己卯

海西朝貢夷人嘔罕河等衛都督褚羊哈等亦迷河等衛應襲奴台等肥河等衛應襲納木章等塔麻速等衛都指揮阿木郎等各來朝貢馬賜宴如例 禮部類上四方災

異因言今歲奏報比之他歲尤異伏願密察於天人之際深考其感召之由以博大為心寬平為政審于聽言慎于用人賑貧窮恤刑獄一政令守成憲勅諭臣工毋忌嫉以傷國體毋苛刻以損元氣崇廉讓之節敦長厚之風共求所以弭災之策而次第行之 上納其言因戒諸臣各宜體國奉公痛加懲艾以盡消弭之道 山東副使牛鸞既平潞賊以冒費軍餉被劾下山東巡按御史馬津按問津

白鷺無侵匿狀兵部覆議請原之 上以鷺部軍過河南
邀賞及凱還又受山西重犒不為無罪但念其平賊功姑
降一級用 庚辰 誠孝昭皇后忌辰遣恭順侯吳世興
祭 獻陵 南京禮部右侍郎黃綰以被劾乞休 上優
詔不允 以災免應天常鎮寧太安慶各府州縣田糧如
例仍聽折徵兌軍改兌南京倉米 泰和伯陳萬言為其
故妻夫人冀氏請命工部造享堂於墳所蓋碑亭許之
壬午陞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卿成文貴州左布政使胡訓
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文巡撫遼東訓巡撫雲南 淮王
祐揆疏言臣父端裕王多人傳氏實生臣以祖母崔命父
妾劉氏撫養戒宮人勿泄臣向以劉氏為母今乃知臣母
原是傅氏迎養入宮而王牒尚母劉氏請改正詔下長史
司覈實如王言從之 錄慶陽甘州等衛偵虜被殺夜不
收周恭等一百五十五人各實陞一級 先是套虜踏河
冰從瓦窯墩南口入寇寧夏踰賀蘭山衆可六七千騎謀
者誤報三百餘騎總兵杭雄副總兵趙鎮遊擊將軍李勲
都指揮吳雲等率騎兵三千出平羗堡與虜遇虜盡伏其
精銳而以老弱接戰佯走我軍爭利逐之前鋒已陷伏中
雄等望見塵起謂且得虜馳前遇伏大敗死者九十二人
傷者七十八人亡馬七百餘匹器械甚衆雄等匿其敗狀

又減所已失之數至是給事中李仁奉旨往勘具得其狀
因論巡撫都御史翟鵬鎮守太監張鎮罪宜併治得旨雄
等巡按御史逮問鵬奪俸兩月鎮特宥之仁又并勘僉事
張崇德擅伐賀蘭山木科罰民財繕造公廨及濫刑毒死
軍職事俱實得旨單崇德職為民以翟鵬曾舉薦崇德并
奪俸二月 癸未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右副都御史陳
祥以被劾自陳乞罷不允 南科給事中何祉等山東道
御史朱綬等劾奏翰林院侍讀學士席春太常寺少卿謝
丕太僕寺少卿洗光光祿寺少卿史道周文興南京刑部
主事黃春廣西副使伍箕兩淮運使史紳右春坊右庶子

廖道南順天府府尹黎夔南京禮部侍郎黃綰總督糧儲
都御史陳祥工部郎中丁洪南京太常寺卿方鵬大理寺
少卿曾直皆指為大學士張璫桂萼私黨乞行罷黜 上
詔春等各供職如故責祉等既知何不早論乃待今日所
攻者皆贊助大禮之人不過蹈襲前非徇私報復各罰俸
半年都察院仍申明勅諭示中外既而春等各自陳乞罷
不允 乾清宮內西七所房災 上是夕露禱 天地祭
告 奉先等殿詔百官修省三日 甲申以旱蝗免順天
永平二府夏稅秋糧有差 乙酉陞江西按察使顧璘為
浙江右布政使 錄遼東靖寧堡等處修築牆墩堡功賚

鎮巡等官潘玘等各銀幣有差 丙戌陞南京吏部郎中
李源為尚寶司少卿雲南右叅政王汝舟為貴州左布政
使廣東左叅議胡宗明為湖廣按察司副使 丁亥詔發
太倉銀五萬兩於寧夏例外接濟及先齋送固原延綏銀
三萬兩陝西巡撫官撥補災傷鹽引俱聽糴買糧草從巡
撫都御史翟鵬請也 戊子陞南京福建道御史戴繼先
為山東左叅議 初通惠河成歲省車脚銀十餘萬御史
吳仲請以三分之一給軍餘俱貯庫備修河及他公用又
以各總輕齋多寡不一難以槩扣議一六免扣二六者石
扣三分三六者石扣五分度修河費足為量減所徵於民

既請行之矣而御史虞守愚又言不宜遽令減徵於民與
貧軍較錙銖且常賦額稅民有定志水運陸輓時有便宜
臣恐減徵未足惠民復徵將為民病疏下戶部議輕齋銀
兩徵派出於田糧扣省得於車脚原非官軍已物即係倉
庫錢糧名有二六三六之分實無通倉京倉之異宜扣省
以節民財初議修河碩夫歲費不及三千大約三歲所扣
足河工五六十一年之費請自來秋會派始一六如故二六
石減六升止派二斗徵銀一錢三六減一斗止派二斗六
升徵銀一錢三分疏入 上曰漕運軍士艱苦可憫所議
減徵其更詳實以聞 是歲會審重囚減死戍邊者三十

四人釋放者二人監候再問者二十五人臨刑寃稱未決者三十三人處決者二十一人內民張柱生毆張福母死主事石英中生殺僕法司讞疑特詔決之 己丑陞太常寺少卿魏校為本寺卿提督四夷館山東右叅政王潮為江西按察使 以旱災免陝西臨鞏二府夏稅有差 建安王覲鍊疏請樂工十二戶建安故屬弋陽約束一切禮儀俱附弋陽府行所請非例也疏上 上以覲鍊欺罔詔弋陽王切責之仍逮問輔導官 革隆平侯張瑋寧陽侯陳繼祖忻城伯趙武彰武伯楊質管軍管事仍罰住祿米一年以瑋等分管禁兵私役軍士各至百人故也 革刑

部郎中陳之良負外郎王行可職冠帶閒住 初給事中陸粲論劾大學士桂萼信任醫官李夢鶴序班桂林管家吳從周為之納賄事下刑部逮夢鶴等鞠訊所與萼私狀各首服未及成獄而詹事霍韜為萼訟誣乃命三法司會審夢鶴等依借聲勢罔利行私與萼無與詔夢鶴林革職為民從周論罪如律以該司郎中等官羅織害人下獄拷訊法司擬之良等杖贖還職 上曰頃來刑官專務羅織屢興大獄戒諭不悛之良行可敢蹈前非俱革職閒住後有犯者重論不貸 庚寅陞廣西左叅議汪必東為雲南右叅政河南僉事王洙為廣東左叅議 故祭酒蔡清子

推官蔡存遠表進清所著易經象引詔發建寧春坊刊行
辛卯四川巡按御史戴金言頃來官務姑息逋負數多
一遇災傷輒請內帑夫錢糧之侵欠不追則倉庫之取給
何賴即如四川一省改元以來五六年間所逋至五百餘
萬豈盡小民拖欠皆由大戶侵欺不加查究何以接濟戶
部覆如金言請通行天下報可 初雲南省城近地群盜
縱橫都御史歐陽重言今為盜者皆總兵官沐紹勛太監
杜唐等莊戶請究治主者兵部議遣科官往勘 上曰官
不必遣即勅紹勛唐及新撫按官協心督捕亟令盡絕以
靖地方毋得徇私悞事有負委托 以龍門所守備鍾傑

充左叅將分守宣府中路葛峪堡等處地方 分守大同
中路右叅將李養等以虜入所部襲殺官軍下巡按御史
逮問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一百六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七

嘉靖八年十一月癸巳朔

乙未調太僕寺少卿王學夔為太常寺少卿 陞江西布

政司右叅政李緋為山東右布政使 總督陝西軍餉右

僉都御史劉天和以母老乞休 上以大虜在邊西方多

事不允 廢故大學士王鏊男延陵為中書舍人 管山

海關兵部主事鄔閱言本關控扼薊遼為營東要害其始

設官守之直以禦暴詰姦非有征商之法迺今自關以東

至廣寧前屯衛相去六七十里有權稅三處商人重困邊

民受害請罷之便兵部覆如其議 上從之仍勅內外鎮

守等官敢有巧立名目侵奪民利者撫按官具奏以聞
丙申趙王厚煜奏辭歲祿一千石以賑境內飢民 上深
嘉之不允所辭令守臣發倉賑濟 起用南京兵部尚書
胡世寧疏辭新命 上優詔不允仍促令速赴供職 以
河南蝗災免開封等府所屬州縣并宣武等衛秋糧有差
代戍陞吏部文選司郎中胡森為南京太常寺少卿
陞廣東布政司右叅政應大猷為江西右布政使 河南
道御史劉安上疏曰人君如天天以編覆包含為德則不
言而萬物成人君法天以編覆包含為心則不勞而萬事
理故人君貴明不貴察非明也人君以察為明天下始多

事矣 陛下臨御八年而治理未臻何歟外人咸言 陛
下治功損於明察夫以 陛下天縱聰明無微不燭宜無
事於察矣然而人情之見若此意者 陛下亦以勤勞八
年而治理未效故圖之愈急歟夫治可以緩圖而不可以
急取可以休養致而不可以督責成以急切之心行督責
之政是未免躬親有司之事指摘臣下之失或既出而復
反或方信而忽疑以致大小臣工救過不暇若有不安其
位者矣夫安其位者矣夫安其位乃可以行其志位既不
安孰能為 陛下建長久之計進治安之策者哉且朝廷
者四方之極也內而君臣習尚如此則外而撫按以至州

縣等官亦莫不風從嚮應不約而同上以苛察繩下以苛察應之竊恐民窮有起盜之由食寡無強兵之理今天子綜核於上百執事振刷於下積年蠹弊十去七八所少者元氣耳伏望 陛下大包荒之量重根本之圖畧繁文而先急務簡細故以弘遠猷不以一人之毀而遽怒不以一人之譽而遽喜不以一言之順而遽行不以一言之忤而遽止久任老成非懦與貪幸無輕棄優容言官非佞與姦幸無輕罪推之庶事莫不皆然則君臣上下一德一心遠近四方會極歸極人人各安其位事事各盡其才雍熙太和之治可復見矣疏入 上曰劉安要名賣直朴忠

忠自許頗瀆奏擾不遵前旨專務私論欲姑容以盡待之體然此輩奸巧不可輕縱其下錦衣衛杖鞠以聞已而兵科給事中胡光時上疏救安言 陛下寄耳目於言官必欲其通效忠者安之心也忤旨者安之愚也伏願矜其愚而鑒其心上怒其回護奏瀆併下錦衣衛逮問後謫安為江西餘干縣典史光時為湖廣攸縣主簿 庚子召大學士桂萼復任時史館儒士蔡圻上疏誦萼功請召還之上曰萼前建言大禮贊成朕孝功不可泯頃以人言遂令致仕其亟召還撫按等官推趣上道乃賜萼勅曰卿性資篤實秉心忠誠先年建言大禮贊成朕孝功不可泯頃因人

言著令致仕實俾保全見今內閣缺官辦事特召卿照舊
供職勅至卿宜上緊馳驛前來以副朕眷注之懷勿得辭
避遲違 吏科都給事中劉世揚等以修省條陳八事一
曰養和德以培治本竊惟禮運言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
御樂紀曰天子不怒言君心貴和也仰惟 陛下游心大
道顧益加存養藹然長如春陽之煦物雖遇可怒之事如
鑑物不留心無撓動則氣平志定精意感通天地之和應
之矣二曰消猜嫌以廣忠蓋自古國家之治每由君臣同
心大小協力而猜防積嫌忠良所由去禍亂所由生也猜
嫌既啓讒畏並興則縮朒苟容者或以自全感時激切者

適以取禍於國事無益也至於大臣庶僚同處治朝同事
明主所宜大小相成可否相濟疑忌不生釁隙不開故利於
國家而治成也伏望大明鑒照葑菲必采具錦必察仍勅
大小群臣務同寅協恭和衷以廣蓋忠勿相猜嫌以滋睽
異則乖氣泯而和氣洽亦弭災之一事也三曰久大任以
責治效伏承勅旨屢下久任守令久任巡撫 陛下奉
天圖治安民諒無急於此也然久任必自吏部始彼銓衡之
政總於尚書尚書得其人而久任詔誦謀度積有歲年然
後地方難易政務繁簡人物賢否若燭照數計陞除內外
大小官負若家之冢子分委家政靡有闕漏故能使百司

庶府皆稱其任乃可以久任而成治然尚書得其人或任之不專任之責或不得其人均難責效今陛下之任吏部有如祖宗朝之任王翱乎八九年間吏部尚書將四五易矣欲以圖治胡可得也今尚書方獻夫為人平恕志切愛才斯亦近矣而時有輕聽私意未忘此其所短使獻夫能去其所短精白一心以承休德而陛下誠專任之喻十數年使賢能盡用官皆稱職然後可責治效四曰廣起用以資久任國家賢才生長成就止有此數辟如種木求用於十年之後今欲久任圖治而卒不能久任者蓋緣先時人才去位者多今止以目前有限之才填方來未已

之缺故一遇推用適為陞補遷轉繁數歷官如傳舍政事多苟且治之所以無成也乞勅吏部遍加誅訪查前後言官及撫按所荐退閑官負叅合公論遵奉前旨酌量舉行則官無大小皆得久於其任人無兢進之思政無久成之效太平不難治矣五曰褒廉介以勵風俗夫廉者蒙褒則貪者自遠臣等見戶部尚書梁材閑住都御史姚謨天下所稱極廉二布政也福建按察使朱裳養成苦節百姓懷服吏科給事中間閣恬退自甘所居茅屋聽勘江西布政使袁損歷官方伯第宅無地故南京戶部尚書林洋大學士石瑄俱平生清苦耿介沒未得謚此公論所共與者故

工部尚書李燧以國之盜臣身後遺金黃緣得謚此公論
所不平者伏望 陛下於諸臣或賜褒嘉或勅起用或追
謚以一行或削謚以誅貪仍乞勅大臣科道各舉所知廉
吏一體褒用於以勵世庶幾廉頑激懦庶幾風俗可少變
也其薦舉失實者罪之臣等所舉七人若有不實即甘坐
罪六曰戒奔競以養氣節今在京在外官負曰有伺候大
臣之門者豈能職業相關者哉赴任復任方面以上及公
差等項官負甚至有先赴閣部大臣謁辭而後報名辭朝
者此何禮也奔競之習成黃緣之弊起非所以養氣節正
官邪也乞勅都察院嚴加禁約在京在外大小官負不得
無故謁見閣部大臣違者以奔競黜七曰重巡按以安地
方惟御史風紀之司出按一方秉持憲度正已率物省察
治狀糾舉能否其責甚重故奏差御史巡按必於大廷請
旨面遣按滿而還必都察院考察無過奏請回道所以然
者為地方重也今都察院奏遣徒取循次回道考察祇具
虛文奉命巡按未到地方或甫到而吏部遽行陞用非所
為重憲職振風紀也乞勅吏部以後推陞巡按御史必待
其回還復命或計已滿之期然後擬奏按滿回道都察院
必嚴加考察有不職者必舉奏黜治八曰優言路以重朝
廷臺諫乃天下公論所寄治忽所關故言官當嚴而用之

既用當優而養之先年給事中鄭一鵬以論劾大學士楊一清再杖於廷削職罷去天下固未盡知一清之中傷之也一有觸犯身將與囚隸為伍非死生利害不易心者孰肯冒然嘗不測之禍辱哉今者一清既敗則一鵬回 陛下直臣也乞勅吏部先將鄭一鵬起用及查先論劾一清獲罪謫遣諸臣奏請復用仍望 聖明白今於言官所言有狂激違忤者益弘聽納長示優容 上曰世揚等所言狗私欺妄難以悉數其石瑄謚之有無李燧身後得謚以遺金夤緣及受賄之人且以實對已而世揚等引罪 上曰石瑄有謚已久乃言無謚李燧夤緣得謚何不早言俱

屬欺罔詔謫世揚為江西布政司照磨趙漢等停俸五月

巡撫四川右僉都御史唐鳳儀獻樂至縣所產瑞麥一

莖五穗 上曰撫臣奏獻瑞麥具悉誠意可盡心撫安人

民共答 天既於是輔臣張璁疏賀因頌 聖德 上曰

卿以四川巡撫官奏瑞麥事及引宋興國與皇祐年所有

及我 太祖皇帝時亦有此瑞謂 皇天昭鑒者朕思宋

仁為宋之英君賢辟致其瑞者當在仁宗至我 聖祖始

承天命奄有萬方當時多瑞實 聖德所致今日之瑞非

朕所召是皆因主之所致焉劉基作頌以稱 聖祖而恐

猶未盡今卿所謂者恐過焉聞祥瑞多而怠心生災異頻

而憂動至此雖不可不慎其要則在人君之一心焉能謹而惧雖聞瑞而不敢生怠雖覩變而益加警畏可也如聞瑞而不以為瑞是慢 神貺也聞災而不以為災是不畏天威也不必以因瑞而生怠為戒但當愈加小心可也如歲前河之清一等人謂為水異甘露降人謂之常且桂萼亦怪汪鏡謂彼諂佞而况他人乎此言也朕與卿言耳使他人聞之不謂朕好言祥瑞則謂卿為諂也吁劉基之作頌也其時皆基之輩卿今日之言也特孤忠焉用茲復命命撫寧侯朱麒武平伯陳燾應城伯孫越平江伯陳圭官理紅盔將軍上直宿衛 辛丑以真定等府旱災減免今年存留稅糧有差 上諭禮部朕聞雪乃豐年之兆令深冬無雪朕甚憂惶宜虔誠祈禱祭告 天地 社稷山川等神擇日具儀以聞於是禮部具儀言 駕出親祈百官俱宜陪祀 上曰雨雪愆期實朕所致罪在朕躬朕宜自禱百官不必陪從禮部再疏懇請乃聽仍戒各加敬慎以祈上回 天意 壬寅命錦衣衛署指揮同知孫堪僉書浙江都司事 癸亥命故定國公徐先祚男延德襲爵大學士翟鑾有疾 上遣醫至第診視仍遣中官賚賜米肉等物 吏部尚書方獻夫以都給事中劉世揚等疏中連及上疏乞休 上優詔不允 甲辰冬至節 上御奉

天殿受文武百官賀 昭聖皇太后 章聖皇太后 莊

肅皇后 皇后俱免命婦賀 宴四夷朝使及王府入賀

人負於闕左門遣會昌侯孫杲長寧伯周大經彭城伯張

欽分祭 七陵駙馬都尉謝詔祭 悼靈皇后陵京山侯

崔元祭 景皇帝陵寢中官祭 恭讓章皇后陵 以浙

江杭州等府水災免今歲存留稅糧及改折有差仍令守

巡等官開倉賑濟 戊申 上躬禱雪於南郊明日禱於

社稷壇是日雨雪 上喜乃諭禮部朕惟人君之事天如

如子之事父人子能得親歡未有不以為慶茲者天降靈

雪實惟好生之德豈朕菲薄所能享格感荷之誠實不能

已其擇日告謝 天地 宗廟 社稷山川用玉帛樂舞

可具儀以聞 庚戌 孝惠太皇太后忌辰 奉慈殿行

祭禮遣玉田伯蔣榮祭 茂陵 壬子故太子太保工部

尚書李燧先謚恭敏吏科都給事中劉世揚等以為燧謚

乃營求楊一清所得燧不當謚疏下禮部覈實言燧歷官

既久不無勞績但累經彈劾士論不與循名責實似有未

協上曰李燧得謚既不協公議并贈官俱革去今後務慎

重國典不許濫與其大臣家子弟有託為求文公行賄賂

營求贈謚廢官者緝事衙門訪實奏聞處治 總制陝西

三邊兵部尚書王瓊奏所畫修築延寧邊牆事宜 上曰

全陝災傷軍民困救待豐年議奏 禮部尚書李時等言
大明集禮本 祖宗親命儒臣纂集制書百六十年以來
未及刊布遂致訛謬日多考論禮儀無所憑據請訂正刊
布以備參考報可 陞浙江按察司僉事江良才為廣東
按察司副使陝西布政司左叅議陳毓賢為廣西按察司
副使 以江西南昌等府水災詔以段疋弓張等項暫行
停免 雲南巡撫右僉都御史歐陽重奏大理府太和蒼
山故產奇石可作石屏石牀黔國公沐紹勛鎮守太監杜
唐知府劉守緒去任副使邵有道擅發民匠攻山取石土
崩壓死不可勝計請永為封閉不許復開仍切責紹勛及

唐逮問守緒等以懲貪殘役之 甲寅安陸祠祭署奉祀
陵廟乞假一品章服 上不許 錄故南京戶部尚書鄧庠

姪承寵為國子生 補故南京刑部尚書陳壽孫士貞為

國子生以先廕長孫士元萬疾故也 大同亂石灘官軍

陳忠等三十八人莫家堡官軍蘇杲等三十人俱以擒斬

達虜功陞賞有差 乙卯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晁天敘

奏韓府宗支繁衍自郡王將軍以下五百九十七人歲祿

一十三萬有奇所徵止有糧九萬以上每歲少三萬九千

餘石積年所負可二十四萬無所取給請將靈州大小二

池鹽課自嘉靖九年為始大池歲增三萬三千六百二十

六引小池歲增二萬二千四百一十七引亦照近例納銀
專補諸王歲祿原額鹽課備三邊買馬如故詔可 裁車
江西鉛山縣鉛山通運所 丙辰命撫寧侯朱麒僉書右
軍都督府事 丁巳 上親詣 郊壇告謝靈雪吏部尚
書方獻夫等翰林院侍講學士張潮左春坊左庶子穆孔
暉等各奏獻靈雪賦頌及詩歌 上優旨報聞 戊午禮
部尚書李時以靈雪應祈告謝禮成請令廷臣致詞稱賀
上曰朕惟天憫下民降雪為瑞與卿等實同歡感宜各思盡
職仰答 洪造稱賀不必行禮部復上疏固請 上乃從
之 辛酉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憲等言御史舊
額一百十一員分布中外網維化理不可有缺近日養病
終養丁憂御史共十六員皆過期不肯復任請得移文催
取詔御史養病三年以上者削籍閑住他官皆照此例
戶部覆湖廣巡撫都御史朱廷聲奏荆襄遼壽等王府祿
米宜如楚府則例一體折銀解納親王每石折銀七錢六
分三釐郡王每石七錢將軍中尉郡主夫人儀賓每石五
錢所在府州縣貯庫支給不許王府遣使自詣州縣催督
從之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七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一百八

嘉靖八年十二月癸亥朔

陞戶部郎中王納言為陝西布政使司左叅議 甲子陝

西巡按御史王儀劾奏漢中府知府藍瑞酷刑數以小故

笞人致死詔錦衣衛官校逮瑞至京問 乙丑給事中田

秋等條上御馬監事宜下戶兵二部覆議戶部覆其四事

一謹飼秣言御馬監馬匹已經點視其存留揀退俱各有

數乃今存留者又多病死此不善餵養之過也請自今仍

照馬匹等第以朝馬賞名馬為一等馱鞍選披甲馬為一

等騎操馬為一等上下其料加意餵養每季終通查具奏

其非時疫而百匹之中月倒死一二匹者將分管人負量
行責治三匹者內外官軍醫獸人等通行逮問五匹者掌
灘貼灘中官一體究治若有侵盜草料及將勢要馬容留
寄養者從重論罪一慎稽考言本監錢糧數多監臨有主
事典守有官攢出納當由其手之放貴以其期宜以今次
查過實數為舊官辨其毛色口齒而籍之以授主事遇有
新收倒失者附註籍中其閑支草料該監具數令官攢呈
報主事按籍支給如有倒失截日扣除光祿寺月報剝過
馬數禮部歲報進貢馬數以備稽考一嚴會派言馬數既
清錢糧亦宜節省內外三場草料二年一派今覈過馬畜

不滿一千六百實在草料足支一年請行兵部自嘉靖九
年始每年終移監收科道官戶兵二部委官會同本監閱
視瘦小不堪者如例變賣查照見存實數以待會計一減
監收言監收中官內場三十一人中府場二十一入天師
庵場二十人每場又有積年寫字軍八人冗濫滋弊以致
賠賞愈重上納不前宜擇中官廉慎者每場量留四人餘
悉裁單一清直米言本監籍名養馬軍止一千三百餘名
而日支直米者乃至三千七百修造鞍轡者三五人而日
支四百勇士上直早晚二班各六百人而日支三千一百
冒濫如此請行兵部斟酌多寡具數上請定奪照數支給

不必經由該監兵部覆其四事一裁牧軍本監馬驢一千七百餘匹牧軍乃三千七百餘人不無冒濫今但存留三千人量馬等第撥定名數分番飼牧其餘七百餘名悉歸原伍差操一重禁兵騰驤四衛號為禁兵不隸府部亦漢之期門羽林唐之金吾神策所以防禦非常意之重也今養馬軍人老弱者多買閒者衆蓋由各衛驗視新軍推選軍政皆由兵部而四衛獨不由各營操練俱聽科道點聞而四衛獨不聽今後遇有補役必行兵部驗軍主事查驗明白方許收糧考選軍政之年聽本部考選點軍科道照例點聞有蹈前弊者叅治之一明印烙言內閒外廐及各

營馬已有印烙今欲改鑄字號以別內外各營則將宗舊制火印置之無用似宜仍舊一核名實言醫獸及金鞍等匠亦多冗食宜令本監嚴加考選各馬坊醫獸共留百人金鞍等匠六百人分兩班應役餘各歸伍差操一處菜馬菜馬所以備燕享膳羞之用養之多則耗公儲取之市則傷國體今可多發貿易而量留一二十匹供用一定驢價查得驢頭專給山陵長隨人等騎坐他無所用驢戶於本監納銀有一驢費至十餘金者今定價七兩于順天府派取送部發太僕寺收貯待司香長隨支領自行收買詔俱如議行 丙寅復除山東按察司副使汪文盛於

浙江提調學校 丁卯守備湖廣安陸州太監蕭洪言皇

莊田地湖池近被軍民妄稱佃戶投獻告爭侵奪知州郭時叙亦以為言各疏請查勘戶部覆請行巡按御史委官取守備衙門所貯冊籍與州縣糧冊查對仍沿丘履畝詳覈有無侵占以聞詔如議 戊辰弋陽王府鎮國將軍拱朴請追封其生母裘氏為夫人許之 裁革肅州添設遊擊將軍 四川馬湖府泥溪長官司正長官王鎮一廢疾請以庶次男王祥鑾替職許之 山東濟南府流氓王文等為患巡撫未至而巡按御史熊榮調度兵糧各有方略兵部疏其事請責成之詔榮函率所屬悉心剷除以安地方并趣撫臣之任 盜竊 顯陵御物守備太監蕭洪捕獲之事聞下巡按御史張祿問盜罪死洪免究司香奉御李元芳以濫收亡賴下司禮監論罪 己巳陞應天府府尹王大用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 庚午改兵科都給事中夏言為吏科都給事中陞工科左給事中張潤身為兵科都給事中初吏科都給事中缺擬起復刑科都給事中李錫補之 上以六科之首尤當慎擇命吏部從公推舉忠直者二三人以名聞乃改言於吏科而以潤身代言 陝西葭州等族番人高糾等來貢馬及方物宴賞如例貴州宣慰使司土官宣慰使安萬銓職遣

官帶舍人安玉等貢馬六十匹給賞如例 辛未錦衣衛帶俸都指揮僉事袁天章上疏自言故都督袁彬孫以武舉中式南司官事及 上初年應詔自陳遂與傳乞者混革事下兵部議當改正詔帶俸如故毋得奏擾 罷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憲先是虜犯大同朔州邊臣告急兵部議今已深冬虜無水草勢難久駐但朔州西接偏關山路險隘計虜必東南由馬邑至陽和天城出境大同東路不可不備所深慮者虜已出套明年將為宣大偏關患且各鎮事權未一兵糧缺乏宜倣先朝許進劉大夏故事特簡素諳邊務大臣一員赴宣大及偏關等處提督軍務假以便宜仍命戶部卿佐一人往來區畫糧草俟虜情寧息然後還京詔從之兵部尚書李承勛等會推憲憲稱病不可且曰都察院綱紀之地憲蒞位未幾何即驅之去衆固推之憲拒益力聲色俱厲都給事中夏言進曰都御史宜慨然奉命以行乃是國體萬一事急即本兵亦宜請行承勛應曰然今莫若即令勛去而改憲本兵憲竟不從於是夏言及趙廷瑞各劾憲臨事避難非大臣體廷瑞併劾承勛佯應竟未請行俱宜戒飭 上曰憲才望朕亦素聞既與首推乃假病推避非大臣體國之道竊祿苟安用之何益本當懲戒姑念大臣令冠帶閑住承勛不堅持前

世廟實錄 卷一
議亦同畏避姑不究自後仍有臨事避難者從重論罪言
官毋得容隱既而更推兵部左侍郎王廷相刑部右侍郎
汪鏐會虜情稍寧報罷 以水災暫免兩浙竈戶歲辦鹽
課仍發倉庫及餘鹽銀賑之 總理河道侍郎潘希曾言
河南儀封縣河患已寧管河主簿宜裁革孫家渡口已濬
通請于鄭州增設判官一員專駐其地以防復淤工部覆
議從之 壬申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萬鏜先任順天府
尹考滿赴部未至遂陞今職至是援例乞廕其子萬汾為
國子生許之 分守涼州副總兵劉文守備紅城子堡指
揮使陳壘等各以虜入失守詔下巡按御史逮問 移楊

青驛於天津

癸酉懷柔伯施瓚卒無嗣命其弟瑾襲爵

追封石城王府鎮國將軍拱棧母黃氏為妃祭葬如例
黃氏弘治中冊封為石城王妃石城王宸濂坐事革爵逆
濂奪其貲產妃禁固死藁葬城外至是拱棧以請從之

甲戌總制河道侍郎潘希曾引疾乞休且舉布政陶諧副
使周忠陳文沛自代不允 戶部覆御史王舜耕條奏鹽
課利弊一廣分撥以通官鹽言長蘆鹽舊行順天衛輝等
十府保安隆慶二州山東鹽行濟南等六府徐宿二州邇
來長蘆鹽止行順天大名衛輝三府山東鹽止行兗州東
昌二府徐宿二州餘各有斥鹵地私自煮鬻阻滯官鹽宜

行有司覈境內戶口月食鹽幾何選有抵業者充當店家
鋪行籍報巡鹽御史下各運司按季驗數查撥商引到各
地方有司分各鋪店平估鬻之非有司官鹽市不得鬻否
者以私鹽論一嚴禁治以絕私販言各斥鹵之處非竈地
則民地也若竈地則有官煮民地則皆私煮宜行有司并
運司官親詣其地逐一查勘不許私自煎煮其肩挑背負
者止許易米無得私賣銀錢巡捕官兵獲多者以禮獎勞
則官鹽行而課額自敷矣一稽退引以杜奸欺言各運司
批驗所官允遇商告掣即查追先所掣過舊引入官方與
呈請掣放給與新引水程否者以枉法論一折官課以便

商竈言青州濟民石牌惠民歸化四場動經千里舟楫不
通既難支掣且總推官吏括剋商竈兩困歛令竈民每引
止納價銀一錢貯之運司如遇商人坐派該場當官照引
領價聽買勤竈餘鹽庶商無虧本之怨貧竈免賠補之苦
一廣積儲以備荒歉言各竈戶終歲勤苦甚於編氓每遇
歲凶有司自分彼此止給部內貧民而不及竈戶以故流
移者多請撥通州所貯牙行銀長蘆一千山東五百各運
司預糴以賑貧竈詔如議行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胡明
善以番夷深入臨鞏大掠劾奏前叅將王璣守備郝元吉
今叅將雲昌及鎮守總兵等官失事罪狀 上切責各守

臣誤事之罪令巡按御史分別叅奏都御史寇天敘太監晏宏總兵官劉文各嚴督叅遊守備等整兵加謹隄備其防禦事宜令總制尚書王瓊區處 乙亥工部都水司郎中何棟以修河有功陞通政司右通政仍管河道 丙子陞福建左布政使查約為應天府府尹 以災傷詔免山西太原平陽遼沁各府州及直隸鳳陽揚州等處秋糧有差 大學士張璁有疾 上遣醫臨視暫免朝叅復遣中使賜酒米等物 惜薪司太監芮景賢等言本司庫廠積餘本柴納足內官長隨等一歲支給請將明年分新派折折柴價銀一萬八千九百餘兩暫行蠲免工部覆景賢能

仰體 上心為民節省詔從之 丁丑 上親定百官朝

祭服圖式詔禮部摹板繪采頒行中外初章服定制載有會典及內閣秘圖沿久而訛衣履乎裳無上下之辨帶綴於鞞無繚約之制環有金玉等級後槩織于綬而畧似環形綬隨品級花樣後則但取華美而任意粧飾裳之襞積煩簡不同珮惟玉璧銅鑿襟用每遇朝賀祭祀服人人殊及 上更制袞冕出先圖說示閣臣下禮官議定併行各王府及中外百官更正而百官承訛如故會 聖旦給事中戴儒請明降定式以便習儀禮官按秘圖會典酌以今上所定冕服說草上圖註不稱旨 上乃諭內閣親定公服

所用卑帶照舊朝祭服大帶表裏俱素兩耳及下垂緣以綠色就以蔽膝珮綬係之珮玉更復古制裳併三齊如禮官所言且令議方心曲領名義於是禮官言方心曲領始于隨時非古也 上曰方心曲領古制不傳况始自隋豈可輒用宜卑之餘如圖註通行中外職官遵行毋得違越仍會議各王府官一體更正 四川巡撫都御史唐鳳儀言臣往年曾將法司相傳輯錄例全文騰一部計六十四卷始天順八年迄弘治七年所載皆 列聖因時沿革之政令也今重修會典請得增入詔送史館米擇 戊寅錄大同賈家梁等處斬獲達虜有功官軍黃鐸等一百三人陞賞如例 盤石衛指揮梅華姚英張鸞等守黃華寨受牙行賄縱令私船入海為盜通易番貨劫掠地方巡按浙江御史張問行以聞法司擬畢等戍邊 上不允仍令巡視都御史親詣地方勘審從重擬罪海道備倭等官弊多隱匿俱查明叅奏併出給榜文禁沿海居民毋得私充牙行居積番貨以為窩主勢豪違禁大船悉報官毀拆以杜後患違者一體重治 乙卯大學士翟鑾以弟喪請假許之 庚辰陞刑部右侍郎汪鏞為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鏞疏辭 上曰卿老成正直素有風裁總憲重任特茲簡用不允辭 單工部添設提督廠局倉庫右侍郎以左

侍郎兼理

湖廣巡撫都御史朱廷聲言各土官衙門經

歷吏目等官請得以本省別府及隣省近地聽選人員相

兼銓補便從之 以災傷詔免南京錦衣等衛屯糧子粒

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漢中等府州縣衛所秋糧各有差

辛巳海西嘔罕河等衛女直都督褚羊哈等四部共四百

十九人來朝貢馬賜賚如例又以褚羊哈首倡夷衆悔禍

從新於常賚外加綵幣二表裏折紗絹二疋 貴州土官

宣慰使安萬銓求釵花金帶綵色品服禮部議例有帶無

服詔如例給之 上諭禮部朕惟尊 祖配 天莫大之

典近來 郊祀告 祖止就內殿行禮原非 聖祖初制

來春大祀 天地告 祖配 天當於 太廟行禮禮部

因具上儀注以明年正月初二日午時 上以 大祀告

祖配 天詣 太廟行禮先期翰林院撰告文太常寺設香

脯醢酒果錦衣衛設儀衛待從各如常儀太常寺奉請

太祖 太宗冠帶設于前殿設 上拜位于殿中是日午時

上具翼善冠黃袍御奉天門太常寺官跪奏請 聖駕詣

太廟 上陞轎由廟街門入至 太廟門外降轎導引官導

上入御幄易祭服由殿左門入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導

引官導 上至拜位內贊奏就位奏鞠躬再拜典儀唱獻爵執事

官捧爵跪進于 神位前典儀唱讀祝內贊奏跪讀祝官

跪讀訖內贊奏俯伏興平身奏鞠躬再拜典儀唱讀祝官捧祝詣燎位執事官捧祝詣燎位典儀唱望燎內贊奏禮畢導引官導上由殿左門出至太廟門外陞轎至午門外儀衛退上還齋宮詔如擬雲南巡撫歐陽重劾奏黔國公沐紹勛任千戶何經管莊誘引投獻混占民田宜究治之詔戒飭紹勛下經巡撫逮問正德中太監韋豹義子施敬與其兄施恭夤緣冒錦衣衛指揮職事故江都縣民袁英母施氏為恭祖姑恭知英家富鉅萬遂矯詔乘舡往籍其家怖死男婦三人併祭英父母棺尸嘉靖初英懇死獄中恭坐論死有詔謫戍又罷所矯籍者勿追至是英妾張氏復懇其事而豹辨不知疏下法司議逮恭兄弟出霽聽勘會刑科給事中趙廷瑞劾豹先朝遺奸今不當在司禮詔如法司議癸未朝鮮國王李懌差陪臣工曹叅判朴光榮等三十二人來賀正旦獻馬及方物宴賚如例甲申大理寺左寺丞馬津先以御史巡按山東還遂陞大理及朝見不具公服致詞又訛方被劾引罪未報輒拜新命糾儀官劾奏詔以津不諳事體調外任仍論其失儀罪奪俸四月乙酉以真定等府飢詔祭預備倉糧及各府貯庫贓罰缺官牒薪等銀賑濟丙戌初以大虜出套議遣宣大總制官尋報罷而山西守臣復以為請兵

部尚書李承勛因言今冬虜衆深入幸賴 皇上預戒邊
臣連營堅壁而尾其後虜是以不敢分兵四掠遂遁出邊
第虜方駐近地明春必將復入彼監今歲之事必將別出
奸謀聲東擊西數路並進恐諸鎮勢相頡頏莫相統攝臣
是以累議請遣大臣一督軍務一計餽餉庶幾未戰而得
勝笑焉 上曰虜情稍寧總制官不必添設覽奏具見思
患預防之意其更議處以聞已兵部復持前議得旨提督
官不必設止令戶部堂上官一負前去督理糧餉以備不
虞 丁亥先是南京禮科給事中鄭慶雲以養病遭父喪
起復違限詔下法司問因并查各官養病三年以上者俱
令革職開任即著為令至是吏部查勘鄭慶雲養病遭喪
年月尚未違例其兩京若光祿寺少卿胡潔寺丞劉竑尚
寶司司丞王坊太僕寺寺丞何宇給事中許相卿李學陳
江御史鍾善經倫以諒李繼宗林若周郎中許廷弼劉寅
林達林炫周尚賢負外曹勅林遷彭巒主事應典陳器張
治道王漸劉布柯維騏等四十九負及進士駱士弘石文
濬楊迥三負俱養病三年以上主事李坦一負係養病三
年之內起文三年之外至部因上言諸臣養病雖同而情
有三等其詐疾歸家倚勢規利挾制有司不顧名檢者此
情罪俱重法宜罷斥或因親老無子或實病不能仕者其

情可原宜令休致亦有杜門掃軌敦尚名節者此其身雖去朝廷行實有裨風俗仍聽舉用進士未授官者難以槩論當移文趣之得旨各養病官負往往託故營私既覈實俱照前旨行其間有真病竟成廢疾者令有查奏准與致仕有行誼重于鄉閭者許撫按察舉吏部訪奏量加錄用狗私濫舉者坐之鄭慶雲再查其丁憂以前在家養病年月奏聞李坦准復職駱士弘俱如擬 巡視浙江兼制福建沿海地方都御史王堯封以病請告 上責其公事未一經理輒以私情奏瀆有負簡命令卑職閑住已陞浙江左布政使胡璉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代之 以榆林飢

悉發延安府預備倉糧轉運賑濟 以秋災詔京倉黑豆暫聽折納歲豐如故 聽選監生錢朝等疏請遣使趣大學士桂夢還朝與張璁共輔政 上以大臣進退斷自朝廷潮等狂率奏擾法當懲究又以倡自蔡圻俱令法司逮訊 庚寅立春順天府官進春 上御奉天殿受之文武群臣行慶 賀禮 先是南京給事中柯相等言南京各門閤庫內臣增設太多乞酌量留單兵部覆議嘉清初年已奉 詔裁定每處第留二三人管事未幾復踵前弊今續增多餘人負奉有欵依管事者並令挨次候缺奏請填補從之 詔錦衣衛各所千百戶五年考選如例 山東

濟南府流賊王文等平御史熊榮上各官功罪狀詔賞榮
及都指揮盧壘左叅政張鏡等銀幣知縣王瀚等以隱匿
賊情論罪 詔工部按前欽定圖冊改造祭服貯太常寺
臨期給授陪祀官 都御史汪鏡奏先在廣東親見佛朗
機銃致遠克敵屢奏奇功請如式製造兵部覆議詔鑄造
三百分發各邊 辛卯裕祭 太廟 世廟 以明日正
旦遣瑞安侯王橋恭順侯吳世興王田伯蔣榮分祭 七
陵儀賓周鉞祭 恭仁康定景皇帝陵寢中官祭 恭讓
章皇后陵寢駙馬鄔景和祭 悼靈皇后陵



